樹烈千秋傳

坤

又7
4091
2

4091
2-2

樹烈千秋傳卷之二

立傳並附

陪臣傳中選本傳 江漢黃文景公又撰

魯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言上盡其禮則下盡其忠也然自古尊貴之臣上之所禮而不能盡其忠者有矣豈於尊貴無忠臣而於卑賤有忠歟抑位已足者難為勇名未立者易為忠歟余讀 明史見

毅宗皇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左良玉為嶺南伯唐通為定西伯劉澤清為東平伯下詔勤王而無一人入

衛者未嘗不悲憤泣下也夫爵之以伯其禮甚厚而
四人不肯進兵救　天子京師已陷而晏然不為之
感何其不忠也　明興以來屬國之士不得仕於
天子之國奉使來覲　天子召見皇極殿其禮甚薄
然屬國疎遠之士視　天子如其父母恐不得自盡
其節非天性之篤於忠者豈如是乎余於

崇禎得歸義之臣二人曰崔孝一林慶業始清人陷東
江孝一從戰而不殺　明卒一人棄妻子西入中國
慨然欲忠於　皇朝及　帝崩走死　殯側慶業與
清襲東江又犯錦州而其志常欲脫身而歸　天子

清人遣使執慶業慶道亡遂浮海抵海豐縣
宗奇之下璽書授副摠兵京師陷慶業繫獄卒不屈
夫二人以屬國之將非　明天子所禮者而自忠於
中朝故君子捨其失身之罪而取其終也崔孝一字
元讓朝鮮義州人也伯父曰徫從都督麻貴擊倭奴
攝南原守孝一為人多智喜任俠萬曆中以武出身
事廢王為刑曹佐郎選至訓鍊院判官與金應河俱
知名弘立從戰深河應河為左營將孝一為裨將應
河行孝一以母喪不行　天啓七年清騎大入義州

林死孝一手劒登府西譙樓擊殺清兵數十人清將
皆畏之從樓下望見孝一壯貌甚偉令其騎生得孝
一致麾下孝一佯降陰使人約左都督毛文龍內外
夾攻清營文龍乃遣遊擊周文煥將三萬卒與清將
交鋒遂大戰黔同島中會清人斥堠得文煥卒降者
具知孝一連兵狀大疑之孝一乃亾入龍骨山是時
龍川鄭鳳壽屯山上孝一說鳳壽曰孝一久在清營
知清諸將易擒耳使孝一將卒三百襲清營足以破
矣鳳壽持重不許孝一遂去而直夜半馳入清營即
帳中斬數十人遂南馳入青梁山復收壯士為三隊

崇禎九年清騎復入義州府尹林慶業屯白馬山孝一
謂慶業曰以將軍之勇閉壁拒險不能出一卒與清
人戰即諸將何勸小人願為將軍却清人慶業壯而
許之孝一遂帥輕騎與清人戰鴨綠水上大破之擒
其將尭虎得輜重數百而還十年林慶業入東江令
孝一別襲水寨孝一乘舡擊桴鼓大呼徐進寨中主
將沈之祥聞桴鼓聲乃大驚急引舡走與孝一舡中
流而遇孝一從舡上揖曰清人且至公輒行之祥亦
揖而去孝一至寨清兵已入寨中戰孝一佯為清兵

援實援　明兵然清兵猶以孝一為援已不之疑也
是時清人逼京師太學士孫承宗死之中國日削
明室將亡孝一乃得力士車禮亮謀破清入報　天
子之恩孝一曰吾欲浮海入中國說　明諸將攻瀋
陽瀋陽見攻則清人必求救於我國我國出師則足
下詐為軍士屬行伍間從入清營乘隙出其不意破
清入然後孝一因而屠之八旂諸族可平也禮亮曰
此吾之志也乃以家財佐孝一具舟與糧時黃一皓
為義州府尹林慶業以節度使鎮安州一皓嘗召孝
一論天下事孝一具言所與禮亮謀者一皓大悅厚
遺孝一送登州孝一將行恐見疑於國中乃之安州
謂慶業曰小人將入中國勸諸公東入瀋陽又得力
士送清營從中撥難則可以報　帝恩然小人一朝
浮海而西國人必疑之願得罪於將軍因以亡去以
絕人之疑慶業許之乃以事罪孝一杖軍中廢為小
卒監烽火於是孝一言於衆曰林將軍辱我至此何
面目復還鄉里見父老寧為棄舟浮于大海從田橫
客耳十二年秋八月孝一遂行至登州說陳洪範洪
範不用乃去之寧遠說吳三桂三桂頗有復遼意乃
固留孝一為謀士清人入錦州孝一迎戰松山下清

人圍之孝一直夜潰清圍西馳遁去行收兵與三桂會遂還寧遠自孝一入登州後二年事發覺一皆禮亮皆坐死故孝一之謀卒不行十七年春三月李自成入大同　天子召三桂入衛三桂至豐潤聞京師已陷至山海關不行迎清兵入夏四月清引兵遂入關三桂降五月清乘勝遂據京師受朝賀於武英殿令天下薙髮孝一至京師獨不朝賀侍

先帝殯晝夜臨七日不食死於

先帝之傍三桂為收而葬之後三十年三桂始興兵明室幾復而孝一已死矣然三桂自稱皇帝國號周三桂死子世璠立旋而敗為清所滅

蕭廟時　贈孝一戶曹參判　御書告身曰歸正天朝義烈卓異

七義士列傳中選本傳

崔員外孝一字元讓灣人也嘉靖間其先罪謫義州子孫因家焉世業武其後有崔崔者壬辰倭變從麻都督貴屢立戰功即孝一伯父也孝一個儻有大志長身環眼狼骨秀奇善騎射年十七中武科第二名二十二魁重試漢陰李相國德馨待以國士授初階職超薦為刑部員外郎俄而不樂遊宦棄官歸家逮

戊午遼陽之役都元帥姜賊弘立左營將金公應河
聞名而交辟之孝一辭以母制不赴
仁廟甲子賊适為平安兵使與賊明璉舉兵反使入脅
灣尹同叛尹惶怯莫知攸措孝一曰臨難捐生職也
義不可從尹大悟追使者斬之孝一乃請於尹借一
枝兵勤 王戰捷鞍峴賊平叅振武功丁卯春虜兵
東搶先時弘立到遼降虜見幸用事賊适敗後明璉
伏誅明璉子潤公命走附弘立欲藉虜逞志及是為
倀導而來孝一與灣上土官張應林巷戰大挫賊銳
時府人金恭巖者曾策振武勳恃功驕恣頗遠師律

應林欲治之恭巖大恚之拔劒斬應林軍中驚駭竄
伏虜乘之斬關而入府尹李公荺判官崔公夢亮皆
死之孝一走上諜樓斬賊數十輩賊酋佟佥見而
壯之令弘立揮黃色旗招之孝一自度不能脫欲效
柯亭故事乃釋甲而歸虜以為募軍千摠因留編將
牛仙阿古等八胡統而守之率大兵南歸孝一脫身
而出往見義兵將鄭鳳壽於龍骨山城鳳壽即孝一
戚叔也細陳虜情曰假我三百精兵當襲破虜營鳳
壽以為迂濶不從之孝一遂杖劒還約灣人被俘者
夜襲賊潤營獲順巖斬之順巖者本府奴也潤曾為

灣上通判時有恩故匿潤投虜及潤入灣招致軍中
至是見斬孝一倡義旅會於龜城青梁山衆至五百
餘人將赴救京師到安州聞孃事已成遂罷歸時副
元帥鄭忠信建議請棄清北之地孝一首十疏使人上
之曰 殿下以 祖宗之神孫莅 祖宗之寶位將
祖宗之土疆棄而與賊 祖宗在天之靈謂 殿下
何又曰古之為將者日闢國百里今之為將者日蹙
國數百里至丙子冬虜復大舉兵入寇直向京師灣
尹林公慶業莫能當其鋒退守白馬山城孝一往見
曰以明公之威名據險自保何以為諸將倡倘借我

一隊兵當為明公立奇功林公義而許之孝一遂引
兵出與賊戰於鴨綠江上擒虜將堯虎奪輜重數百
而歸當是時沁都失守南漢重圍乃有下城之恥凡
有血氣者莫不悲憤虜兵既歸以林公為大將助虜
攻皮島孝一為林公所辟率舟師先行林公繼之孝
一到水寨下陸短兵接虜兵為我師殺死者無紀虜
不覺猶以為助己孝一素與宣川人車禮亮龍川人
安克誠相友善自許以關張孔明真慷慨奇男子葦
也孝一與之謀曰我若內附 天朝必以我為將當
奬率舟師直擣瀋中彼必求救於我國于斯時也君

葦與同志壯士應募而入為吾內應一舉而國恥可雪　皇恩可報兩人者抵掌而歎曰此吾意也一日會于禮亮家欲效桃園故事結義同盟設壇於屋後西園作誓文沐浴焚香告于神明其文抄上卷孝一遂傾貲產賃舟峙糧曰吾將學陶朱公且恐人疑之往見兵使林慶業故被杖歸而大言曰大丈夫受此辱何以生為寧浮海浪遊以終吾年壽可乎黃府尹一皆嘗以孝一為義人至是以銀布助行孝一乃以妻子托禮亮十日將浮海而去為文告誓于海神其文抄上卷于是時知其事者皆來會擊劒悲歌奉卮酒以送之孝一以一詩留之曰壯氣連天誓貫日精忠男兒一掬淚不獨為今行座中諸人皆扼腕流涕而和詩從兄進士仁一常多有贊畫詩曰淚灑犬羊熾心懸日月明男兒無限計滿載此舟行車檣亮詩曰北漠雲猶黑南天日尚明神州大事業付與一舟行安克諴詩曰經營三載業將欲復　皇明精忠貫白日天心眷君行張厚健詩曰壯氣馳沙漠丹悰向日明豫州千載後擊楫有斯行孝一以間諜虜情托車禮亮以預辦待機屬安克諴諸人率壯士韓得仁等十餘人自彌串鎮前洋擊楫而去鎮將疑怪其行馳

啓于　朝頼府尹黃一皓被罪遁去之　啓頗晏然
禮亮乃為偵探入瀋中當是時境上洶洶繹騷事頗
泄聞於瀋人辛巳春虜令漢人被俘者佯作逋人狀
詐為孝一書訪張厚健家紿曰我是崔員外假子也
崔爺將以某月日同南朝將領水軍向瀋令我密報
於君討荅來厚健即孝一之內侄而同贅其事者也
已望其然豈料其不然遂執書而泣曰我舅氏有是
事也荅書細陳事情歷舉諸人姓名而曰某如斯某
如斯以付之其人帶書還瀋虜得書大怒發遣二博
氏及鄭賊命壽命壽以我譯導降虜者也馳到灣上

悉捕孝一族黨及書中有名者械囚之至京師使本
國議當首相李聖求斷以死律右相姜月塘碩期爭
之不能得黃一皓張厚健等十一人並遇害虜使還
至灣上悉意屠戮世所謂鬬西辛巳亂也孝一既入
中朝為吳三桂千摠得兵數萬人連營而屯將以辛
巳二月出師向瀋矣會癘疫大侵軍卒之染死相繼
至五月中病者稍可孝一卜日出兵三桂止之曰懸
軍深入已是兵家失計況值盛炎不可輕舉姑俟秋
生斯為萬全之策孝一曰軍中呻吟之聲已歇鍊武
養卒已經年矣氣力自倍咸願一戰軍情亦可見且

諸葛武侯嘗以五月渡瀘南征況瀋陽地近漠北雖炎節亦不甚熱何可延時拖事以懈士卒之心僚佐諸議皆如三桂言孝一不得已乃以十月為期與三桂議曰以水路搬運芻糧設聲言舟師方到彼必於東南水寨悉兵防禦我等選輕騎潛出陸行掩擊虛處可以一戰樹功於焉之間已屆十月之望將欲潛師啓行矣會漢人被俘者逃歸登州傳言瀋中騷屑大起以為崔孝一率舟師朝暮來瀋人諜知方搜得管將軍及其客朝鮮人車禮亮因之急發使東出去莫知其故孝一仰天長歎曰汝明果為虜所獲乎天若

眷顧豈有是理乃裝送一偵人到瀋訪管貴家則果與禮亮被囚而瀋人做事輒秘之不使漢人知故莫能細探雜處俘人中泄泄度日歲除將不遠矣瀋中所送二博氏自東還翌日駈出管貴與禮亮於城北門外磔殺之諜者因聞行走歸傳說所見聞事孝一拊膺痛哭曰　皇朝不可復乎　國恥不可雪乎大計從此已矣慮事之初已與友約死同日吾何忍獨生遂絕飲啗不復言兵事三桂慰解之曰丈夫既有大志何必徒死以効守柱之信尤宜勵精圖事事了後歸報死友亦未晚也且登之軍民自得明公倚以

為重公若一朝捐館士卒必散而之四誰復有為天
下計不可以小信害大事也孝一亦哭曰公言有理
乃大聲誓于軍中曰大丈夫不滅匈奴何必先死遂
復治兵事繕完戎備夙夜腐心士卒亦皆感泣是時
飢饉荐臻流賊四起攻陷州縣三桂不暇内救無意
北征孝一失意悒悒瘡發背殊死者數矣是以釋兵
家居而尚令穀百精銳自隨矣癸未秋流賊李自成
等陷京師　天子出奔三桂出兵擊自成數敗之自
成執三桂父驤脅作書招三桂来降三桂大哭會群
下誓之曰王陵質母於楚猶不去漢況我是　大明

世臣不可以父而忘君且此書非父本志也勒兵擊
之不利乃求救於清孝一曰不可今難孔棘又何名
外兵入境自遺患乎三桂曰雖近於掇藩媚盜目前
有急不可不弭但當善備以待之終無患矣孝一爭
之不能得及清兵来三桂開関迎入挾擊大破之自
成焚宮殿遁去俄而清兵繼而大至勢莫能遏甲申
三月清兵進圍錦州及官軍敗　皇帝殉社諸將皆
降孝一與三桂潰圍南出走行收兵屯寧遠堡五月
虜太子隆昤廉升武英殿受朝賀令漢官哭臨
皇帝喪上謚曰　懷宗奠于　皇陵内遂下令天下

悉變華制於是漢官亦皆薙髮左衽孝一獨不忝賀
班猶以舊衣冠上

崇禎皇帝陵痛哭七日遂餓死林木之下實五月十九
日乙巳也三桂收而葬之操文而祭是時義州人朴
士明扈 東宮在瀋從虜入關目覩而歸言

肅宗大王乙未 贈孝一職戶曹參判其子若孫皆死
於辛巳之禍 朝廷錄其從孫台甫奉其祀我
聖上丙子遣臣禮曹正郎李景行 諭祭其文畧曰
烈烈惟卿奮自遐裔鞍峴一着卓犖奇偉又曰仲連
之節伯約之志 天王殉社以身蓐蟻壬午冬 傳

曰今覽崔孝一傳不覺激仰此等義烈豈泯於後世
特賜其名曰樹烈千秋傳令度支移寫藏之史閣
命爵台甫子昌憲 大聖人樹風之典有若是矣

安李兩義兵將行蹟中選本蹟

李義兵將立行狀書曰灣人崔孝一素負意氣安參
謀將浚義士克誠之父而其日記曰灣人崔孝一亦
来會兩義兵將丁卯十月日軍功成冊亦曰前司直
崔孝一財殺四貴丁卯亦與安李兩人會于小為浦

崔判官傳 白鷺堂 李淸

壬辰之變尚忍言哉 萬曆之恩尚忍忘哉世入長

夜泯泯棼棼不知有春秋大一統而將未免夷狄禽
獸之歸矣獨清陰金相國桐溪鄭都憲諸賢自拔於
濁流之中不幸於世俗之見其於尊周之義死生之
分直前勇往無少迴避而處心行事雖建天地質鬼
神俟聖人而無疑而不悖不惑者也同時烈丈夫有
崔公孝一又能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而列於數君
子之林而無愧者也且夫清陰桐溪數賢出於衣冠
之藪長於詩禮之家而當其逆順之辨取舍之間然
魚之別恢恢乎有餘而固無足怪也至於崔公生於
遐裔長於武弁而能知大義視死如歸豈不卓卓乎

難也哉自少慷慨時事而尤眷眷於 皇明時則光
海朝也公心雄萬夫氣蓋一世不拘小節常以節俠
自任又喜讀左氏春秋能通大義而兼業射不習而
能射必命中真天才然也嘗以武戰藝戰必勝而於
謁 聖為第二時年十七也又於重試為第一時年
二十二也雖名聲震動京城洋溢海外而無論文武
貴賤莫不願與之交而公自視不滿也昔北宮黝之
勇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
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而惡聲至必反之公之膽勇蓋
北宮黝之類也是以公之氣岌赳赳雖說大人而勿

視巍巍然漢陰李相國嘗見公能以貴下賤而與語大奇之特為之剪拂而為刑曹佐郎而亦不肯屑就焉彼适朝為勳舊暮作逆臣盖　朝廷處之不得其道有若庾亮之於蘇峻也既适之叛也郎一小醜也以堂堂千乘之國討之如恭山壓鳥卵也況張睨儒將也為都元帥李守一名武也為副元帥而使适入援京城　大駕播遷公州何公本以鄙微之臣雖在遠外不勝憤憤曰主辱臣死分也不可以賊遺君父也乃糾百餘騎追及元帥於長湍德津堂自請為先鋒大破适兵於鞍嶺下公嘗燕居深念夜觀天象晝察人事曰穀十年来氣數甚否逆節起於縉紳而內為倫紀斁敗外焉夷虜猾夏者盖緣中原民力蕩盡於東征之日而天下蕭然陰勝陽也雖然不暇曰天運所致而我東之君臣上下盡心盡誠惠報　皇明字小之恩而曷嘗少須臾忘哉當是時也濡虜虐喝朝廷懾氣而事二之議寖起朝覲之禮益衰光海夫人卽一婦人也能以諺上書于光海而反復乎壬辰之受恩丁寧於事大之至誠而援引歷代之興廢其義切嚴而其辭懇惻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而終不能

感動光海可勝惜哉當國宰相如朴承宗素稱智謀
而及其逆臣迁請之起也明奨倫昭義理既不能如
奇德平之為而又於戊午　天朝之徵兵也又不能
掃邪議揭大義於天下而使光海有辭於後世而卒
使逆豎弘立持密書投降　大明因此不振背恩忘
德何至此極於是敢將倚柳將軍之立節事蹟奏文
天朝褒揚一時又復作為歌詩敵人耳目以為彌縫
之計欲欺天下後世而終不可掩也公於當初不赴
於逆豎之自望軍官而獨應於黃牌之招募軍之殊
何也盖逆以逆潤之言有及兵本國之志而敢引金

虜之兵大舉入境當此之時本國之危危於一髮公
不忍坐視欲以一劒當萬以圖後功如曺沫李陵之
事也若西門之戰揮大刀斫金兵甚多又殺順巖順巖蓋
動而又劫逆潤之營殺金兵之狀能使金虜驚
以義州官奴為逆潤先導者也謀殺八將之事雖
不成而非干他也本心即在於　本國也公意若曰
殲金虜誅逆豎素所蓄積而苟有一毫利於國家則
尼時之去就苟節即不可恤也遼瀋之地自庚申来
相繼陷沒於遼所謂遼東都司毛文龍者本以一販
軍從事也脫身東走隱伏於威化島亦　皇明一通

臣也所謂鎮江將終養真即投降於金虜者也文龍以敗軍從事斬一叛臣則有何功勞而謾報　皇朝冒墜都督開府於椵島而羈縻朝鮮全為身謀也特以假托　皇朝討虜為名而偽收人心也椵島改名曰雲從島又曰東江鎮衆騙十萬於是公以討虜之意密檄于文龍而激動之約以內外夾攻則文龍送舟師三萬而使周文煥等接戰于虜公無設施之策而文煥等經先敗走何也意者文煥等必違公節度而然也耶於是飛語虜中而內應之說行焉時昌城府使金時若寧其家屬棄城出走被執在灣城也虜將誤疑時若之通謀而三父子一時同斬於西城之上於是公知事機漏洩假兵三百於義兵將鄭鳳壽欲以夜劫虜營則庶可得志而鳳壽雖曰義兵將而無意給兵公一生痛恨嘗在於此矣　皇朝開府椵島之意豈偶然哉文龍虛帶都督之名惟以劫畧貪虐為長技而諂事又長技之長技也上自閣老下至卽將而旁通窂者無不貨之以要虛譽椵島則空然作一逋逃之窟穴也當此時無論貴賤賄賂成風以身發財舉此一隅天下可知噫鮮人被虜逃還者無慮三四千而每級以五十金贖於龍川人稱以虜級

邀功請賞與其斬終養真前後一手段也又有福將
李摩髀者倭擊民間非常於是公以計制之或使入
擊殺之或手杖揮却之或招呼鮮人會於青梁山或
出入島中深結有志之士皆可以威懾一島無寓平
湖之志也於是都督聞公之名而心壯之移書于灣
尹而求見公灣尹憂之公曰勿疑也尹荅都督而言
曰崔某本以文武才有盛名於東國者也不如因善
遇之也都督曰然於是召公入賜之座曰聞公英名
久矣能為我作角觝戲以助快觀乎公謝不能於是
都督使戲下勇士試之公一揮手之間六十餘人皆
為之披靡蓋公於小技不欲較才而其翻身踊躍於
空中有若快鶻之飛揚於是都督慮其傷人而罷其
戲又加禮而遣之以此毛軍不復作挐於我矣所謂
都督毛文龍也是時文龍大怒手刃殺人島中人心
大崩於是經畧袁崇煥以密旨就便宣誅之公議皆
快之獨宦官皆文龍之黨也誣以崇煥交通於虜枉
殺文龍也剔而殺之於是天下壯士聞之皆解體焉
蓋 皇朝紀綱解弛宦官用事而天下皆被其禍但
以遼陽一事言之有前右中右後右之軍而皆以太
監監之於是遼民不能支堪而發憤生怒附同李英

芳而開門納虜所謂英芳即降將也曾於浹河之役
三路兵盡陷於虜惟李如栢所領清河一路獨得其
全當時朝議以如栢之獨全謂之逗留不進斬首示
衆於是如栢之兄子元芳憤其叔之冤死至使英芳
為虜先驅連陷遼瀋蓋崇煥以一代名將倚若長城
如栢亦以將家習知兵法而皆以無罪見戮吁亦痛
矣所謂元芳即開國元勳孝善長之後簪纓世族之
臣則宜乎與國同其存亡而引賊入內自覆其國不
亦已甚乎噫使當時上下之人心憤惋而莫可收拾
付之無可奈何而歸天下於黑汗之手者誰執其咎

春秋為尊者諱吾不欲斥而言之也胡酋本金種而
所謂奴兒哈赤即先汗也又自稱滿州已有吞天下
之志而其部落寖盛改元曰天總及至後汗益強大
而覬覦中國橫侵小國尤甚其勢雖天下不能當之
而況於小國乎然而光海朝六七年間關西一面晏
然無憂者蓋以朴燁為監司也

仁祖反正後先汗之兵力十倍於前而為國家患不翅
百倍於曩日也於是　聖上思得其人以弭西顧之
憂而所謂金時讓即術智之士也所謂鄭忠信慧詰
之才也　朝廷方以此兩人倚重而為緩急之用也

當是時也西愚日甚　朝廷乃以兩人為都副兩帥而擬俾西門之鎖鑰則為元帥者所當鞫躬盡瘁死而後止此其時也而曽劃棄清北之策而為副帥者又從其言何也公目見虜兵益熾國勢漸削每一念至此自然流涕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而仰天噓唏而已公嘗往見副元帥者蓋欲以謀國家大事而鄭公所謂皆粉餙也公已心卑之鄭公曰君亦知賴我乎公曰何賴也鄭公曰義州土城即我所築而君之卷戰時得生專以此也公曰卷戰之不利而退也士卒為城所阻而多作城下鬼也鄭公赧然有慚色焉鄭

公既為棄清北之論而公使朴慎行疏斥之曰義州乃　祖宗之舊疆　殿下乃　祖宗之神孫棄　祖宗之土地人民則　祖宗謂　殿下何且古之為將者日闢國百里今之為將者日欲棄之雖無將帥棄之何難云云又有前縣監鄭麒壽上疏曰忠信為將十年思出割地之論昕謂一言喪邦者也云云於是聞者多之當此之時天下大勢駸駸然已趨于金矣世變之消長王霸之升降即其機會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盖傷褒世之意也春秋之法首罪平王何也西戎弑父王而平王不知復讎也春秋

之作始於魯隱何也魯自伯禽得全征伐故夫子借
魯史以寓褒貶也夫子之意若曰平王悔過自責能
如秦穆公興師討夷能如魯伯禽而眷眷猶望於平
王此二誓所以終於書也及平王委靡頹墮終不復
能則夫子無復望於平王此王詩所以降於列國也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也嚴懲討明賞罰
莫詳於春秋其本領之疾夷狄非疾純夷狄也以中
國流入於夷狄者也大書特書以見中國不可一日
背之夷狄不可一日嚮之秦楚本流入於夷狄者也
故或人之或狄之所以尊周室也故曰吾微管仲被

髮左衽蓋與其攘夷之功也大矣哉春秋之義也人
而不知春秋子不得以為子父不得以為父臣不得
以為臣君不得以為君大矣哉春秋之義也是以春
秋之時五霸迭興而人猶知有周矣至于戰國而天
下不復知周當此之時天命已改而大一統之義亡
矣孟子所以王道勸齊梁之君者也此後數千年間
帝王之影響消盡世益亂俗益渝三綱淪九法斁而
若五胡若五季天以至公之意假之而司馬氏之資
治又果得至正之筆法也耶於此朱子不得不修正
綱目蓋深得夫子筆削之意也　天啓皇明掃清胡

塵能立人極文物復明而我
太祖首奉　洪武之年歸則春秋之義於是乎大闡矣
陵夷至于光海之戊午語未發而氣先塞也國既幽
矣誰復尊周斡娚度日姑息成風而其來稔矣東方
本稱小中華而流入之習已痼若使魯連生於其時
目見其事則必將蹈東海而死矣清陰也桐溪也如
右所陳而三諫臣之精忠大節畧無異同而洪掌令
斥和一疏試三復之不翅立懦廉頑也此則學士大
夫家學也起於草萊如林將軍慶業雖於細行不察
而其尊周一節即與三學士可上下也其他如教授

車禮亮副正安克諴皆閔西跡弛之士慶張之類而
其立志氣槩亦一林將軍而判官崔公最其尤也天
於　皇明欲訖其曆則數子果至誠惻怛以一縷之
力能迓續其命也耶其成乎其不成乎其志可尚也
已矣是時林公不見尊信於　朝廷而若關西有急
則不得不委任焉或助防將或牧使或府尹或兵使
是也林公嘗於縮地之論有垂於鄭忠信而得罪於
時者也公曾於林公幕下每論天下大事而所見皆
出人意表也林公大悅之曰何相見之晚也待之甚
厚初文龍被誅島無主者而謂劉興治自胡中逃還

而在島者也陰與虜連和而虜騎八百稱以受降作
為心腹誅受　皇七旨自為都督而將以劾島衆欲投
金虜也將官沈世魁本　皇朝蓋臣也即知其謀擊
斬興治則降胡盡散而島中復定也於是　皇朝特
褒其功而陞都督蓋欲激勸天下之義兵也所謂孔
有德耿仲明受　皇朝厚恩義同休戚而投降金虜
則　皇朝一脉號令寄在島中也公知鮮固弱國不
能當強汗預為之慮曾以書遺都督沈世魁諭以利
害其畧曰若兩國倚為聲勢各出銳師持短兵搏戰
於鴨綠江水之上而斫敵人先鋒之頭則可得其志

也云云其言直切有足感動也於是都督見之大奇
其策親帥舟師六千人来鎮於義州千家座請見林
將軍謂以此策林將曰善請於　朝廷者不趙十轂
而　朝廷以灣城一借則清北之地從此失矣終不
肯聽於是都督歎曰失此千載難得之機會汝國未
久當覆敗而我亦從此死矣與林將執手流涕而別
林將仍使公陪行都督於洋中盖欲一以示尊敬之
意一以圖善後之策矣後汗即黒汗也大舉東搶蒙
兵四萬清兵八萬號六十萬大抵空國而来即丙子
冬也元帥自黙擁兵自衛以賊遺君使　大駕蒼黄

入南漢坐視君父之急而恬不動念自點之逆節已兆於此固不足道而林將軍以無防禦使何不寧手下親兵直擣瀋中而使汗首尾受兵則雖有龍馬之將不能措其手足而可以解君父圍城之危而使八道逗留之兵小振其氣矣以公之智必能畫此計勸起將軍而卒無此舉何也抑形勢之別有所碍而然也耶或兵力之有所難辦而然也耶於是公言於將軍曰一片孤城君父之受圍已久守兵又不滿五千而敵兵則幾百萬也寡不敵衆乃理之常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人或言將軍擾山城自護而一不出

頭云則恐累將軍平日之威名也且以我之愚見虜兵非久當回頭矣預選砲隊邀其歸路又以騎隊伏於江邊出其不意而掩擊則萬無不勝之理也將軍曰諾俄而虜騎數萬果長驅而來於是邀於鴨綠江上而大破之斬其貴將克虎圖獲甚衆輜重數百駄被虜人百餘匹馬六十匹江都既陷而三宮被執廟社受辱於是不得已下城之議起即丁丑春也汗既講和議擊度島即東江鎮鎮守將即都督沈世魁也汗使其將石拯兵為大將要令我國夾攻於是　朝廷以無防禦使林慶業為水軍大將及彼此

會於鐵山之蛇浦也公言於將軍曰沈都督名將也本以兎許國而　皇朝所托重而又非文龍與治之比也我不忍下手沈也不如以詐弭之將軍曰然於是公為前鋒以戰艦數十艘先攻水寨而鼓噪大喊多放鳥砲則聲振天地江海如沸變亂人目而慶業又繼其後助聲勢有若挑戰狀清人不知是詐而大壯之及清兵攻陷椵島也清兵縛世魁欲降之世魁不屈兎所謂清將即石撻兵而曾降於虜者也汗雖衷亦義都督之兎大責石撻兵蓋惜其兎也旗鼓官沈之祥即都督之侄也把撻呂伯即都督之將官也

後因登州鎮守之誣奏率舟師投降於虜　天王而受制於虜天地之大變　中國之大耻率土臣子之大讎也惟此同得之性不以賢愚而為異不以夷夏而為間不以古今而有辨況我國雖曰外服而自箕子以來素稱仁賢盖自壬辰再造東方伊誰之力三節士即小國陪臣也其兎明白可與日月爭光其視中朝皇宗裔曹大受優劣何如哉盖其仁風有以致之也以外國陪臣兎於大國古今天下未嘗聞也公即陪臣之陪臣也常欲整師輯旅而出入於左史三桂之間以報　皇恩之萬一此則又高出於三節臣

之上也至於成敗利鈍非公所能逆覩而可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凡有血氣咸思自奮況閩西自高句麗以來如乙支文德安市城主之義烈遺風猶有存焉又豈無二三豪俊授訣而起自能內附者乎宣川車禮亮龍川安克誠自講和後憤憤有大志聞公之風皆来見公深結焉芝所黃一皓慷慨有大節而自秋浦以来見危授命乃其家風嘗為灣尹見公狀貌奇偉且壯其智勇常止宿於中而每事必咨焉初林將軍慶業嘗愛公重公無端嘗重杖蓋蘇秦困苦張儀激入秦之意也芝所公以白金一百兩唐布

五十桶又資送之禮亮謂公曰君之智勇中國已知之若八　天朝必以為將公曰君素與管貴善瀋中偵探非君莫可盖管貴以都督沈世魁之將官勇而多智及椵島敗被執於虜而在瀋者也又謂克誠曰我八　天朝之後將以舟師擊虜虜必請兵於我國我國必以清北之兵赴徵君本智謀異凡勇力絕人也應募接戰之時即與同志之士反旗倒戈以為內應則搏虜如蹇兔也且願諸君勉之慎之於是挈妻孥遂航海至時即已卯八月也臨別禮亮執公手吟一絕句曰北漠雲猶黑南天日尚明神州大事業付

與一舟行孝一和曰壯氣連天莞精忠貫日明男児一掬淚不獨為今行克誠等亦和云云於是傍近縣賢豪聞公行莫不感奮擊節而或恨其不從也時譯官李行長陰結鄭命壽而賣國陰事者也於是瀋中洶洶有言崔某以舟師直搗瀋陽云云清汗大懼以細作探得事情然後遣使我國先殺芝所黃公並及克誠等諸人是日也天地陰晦大風揚沙又於瀋中以酷刑殺禮亮於是鮮人上下莫不流涕而如悲親戚焉虜憚公甚以公去虜問於禮亮緘口不言但言速死顧謂命壽曰生不殺汝沒有餘恨又以侍講院

瀋陽日記觀之虜使龍將查問自南朝漂泊鮮兵則龍將又使世子歷問南朝事情而必知公在吳摠兵幕下而後止公之威名見憚於虜中於此可知也公之始授吳營也摠兵聞公之名又矣即以白金三十兩買家安虜其詳在於侍講院瀋陽日記中所謂摠兵即都督吳三桂也吳摠兵與幕屬欲授公一官而難其名有陳摠兵者曾於碧潼之祐虛樓與公有素契者也謂吳公曰崔也乃東國之有名傑士也其来也一葉扁舟出沒鯨波則其辛苦可知其大志可見今授以一微官不但不滿其所望無以慰四方赴

揔之人也且擢置首將之列軍心又不服也以愚之
淺見姑觀其注措而隨才隨用則可以慰悅其懷来
之意又鎮服軍心也吳公曰諾於是吳公即於百步之内
君神箭資我壯觀公曰不足奇即於防牌中
立一片防牌而使公射之公曰不足奇即於防牌中
心穿一穴可也於是公連發五箭皆從穴中出人皆
神之公又請以漢音背講武經而觸處貫通於是吳
公大奇之又稱謝適有烏鴉悲鳴於樓上而相距
二百步也公又執鳥銃而放之於一舉手之間中其
一翼而墜之人又莫不稱其妙手於是吳公大悅之

盛備具以待之且與之謀事時公聞機事漏洩於瀋
中而黄芝昕車忠亮皆見戮於本國聞而歎曰嗟呼
大事不成矣繼之以淚矣関外大鎮凡九而錦州衛
即其一也州之南二十里有松山堡堡之西又有杏
山塔山二堡與錦州城北相連其間相距亦各二十
里也或以援兵或以運糧来者必由此三堡以達於
錦州而錦松之間有一小山横亘東南十餘里登此
山之西頭則俯瞰松山于眼底矣蓋其形勢遼瀋間
往来夷夏之一都會而必爭之地也　皇明開國之
初創建王都於燕京而布置九鎮於関外者豈無意

哉控制遼瀋籓籬燕都者也九鎮之中惟錦最緊天下之經營天下之兵民天下之委輸皆會於此則二百餘年來　皇明之晏然無事者實賴於此而亦在於鎮守之得人也或者所見以當初建置為一時之開邊要功也其不謬也耶瀋虜先汗之漸蓋自　萬曆後始也　大明欲末中原之氣數舛戾而天道多在於西北也耶自戊午至丙子自丙子至甲申凡幾年也金虜之猖獗極矣中國之羞辱至矣素經畧崇煥之殺死後禦戎之無策何也天耶人耶良可於悒既公以海外陪臣與平西伯氣味相合則天以此兩

人欲復　大明也耶平西伯即吳摠兵而有志於復讎者也兵部佐郎盧象昇素有能兵之名者也公又三韓一介男兒也洪承疇史稱胸藏萬甲者也況錦州城中本兵六萬也公及盧吳所領兵又十三萬也征虜將軍洪承疇所統步騎又三十萬也金虜則精兵不過四萬而我國砲手亦不過五千也以軍兵計之金虜不能當中國十分之一也然而兩軍之相當也勝敗情形懸殊而虜反出於中國之上而中國之將前後敗沒相隨續而軍兵之戮不可勝數者何也倘所謂天數者是耶非耶以余所聞平西伯三桂與

薊督王永昌倡議謂是寧遠衛孤懸於二百里之外而四面阻敵防禦極難欲撤寧遠退守關門所謂日蹙國百里者也於是羣譁事遂寢焉以此觀之三桂之氣像力量槩可知矣蓋志大而才踈者對敵之時臨機應變即兵家合變之術也錦州之役所謂前部千摠一人有退兵者公即手劒斬其頭於是吳公以為擅殺免公為庶人白衣從軍蓋中國之於外國本多猜忌則起公跋扈也金虜之圖錦州也虜使我國兵於山上擺列旋旗於一字而為之疑兵眩人耳目又於山下虛張軍幕雜以偶人遙

蔽於野而以壯軍勢時錦州城中有一健將開軍門不時出以匹馬單槍冲突金兵之頭陣如入無人之畧而無敢有當者虜甚憂之有我國一砲手自願出敵而暗伏於路邉深坑中乃以偽銃中厥將厥將墮馬死因此城中氣奪無意出敵以致道梗援絶於是盡衆昇敗死於松山堡之下公與三桂潰圍而免洪承疇被執於是汗赦曹大受一人而其餘男丁盡坑之又使其城雖長平之降無以加也試以金虜事觀之其實空空而已　中國於股掌之上侮弄之視中國之將如一嬰兒而　中國之將又懾之於虛喝

之聲而墮其術中未嘗偵探其軍中之虛實以致敗
歿噫天生一代之才足了一代之事豈天下無人哉
是天使　皇明登崇闡葬乾歿後傑而至此也耶抑
天荒地老都不省記也耶或乘其醉以翕首與泰也
耶公雖氣蓋天下只以海外孤踪羈縻軍中而形勢
不敵壬客有異有同縱橫之繫驥不得展布其志而
卒與三桂同為敗軍之將豈不惜哉但於　明亾之
後覩其處變一節則與三桂不翅霄壤而雖文天祥
何以加此其英風凜凜必使千載之下景仰無已也
善乎崔台甫之言曰壬辰　天兵之来援也海外絶

國七年暴露枕戈噬雪並日一食授命於鋒鏑之下
拯溺於水火之中得使我國式過今日則秋毫皆
帝力及至錦州之役盡傾天下之兵則　中朝命脉
在此一舉而反被我師之大敗轉至於不能支而遂
使　大明云亾豈不痛哉又曰洪軍門之敗歿論者
皆歸咎於我國之火砲其為致敗果若人言而愚獨
以不然也大凡用兵之法連營高壘然後守則守戰
則戰出奇應變料敵制勝自是為將之所當為則古
来為將者莫不皆然而至於洪軍門則捨此不為未
及擾守之前先出前隊試敵是戰之無法也不知我

國砲隊之隱伏於前輕進壓陣是料敵之不善也又不能奇正之素分舉專軍直前是合變之不審也此轂者乃兵家之所忌而洪乃冒而行之一面敗走遂不復止此是符堅之類也用兵如此而不敗者鮮矣若使洪軍門知其連營之法止則如虎之負隅動則如龍之躍海或雲行雨施而不測其變化或風擊電擊而莫窺其端倪使敵不及謀不及拒犬牙相制迭出犄角則未有不勝之理而恃衆誇大以至敗亡故曰符堅之類也大抵兀戰不過奇正之分合而已項籍善用兵者也烏江所有只餘二十八騎分而為三

何況三十萬衆乎武備志有云分不分為縻軍合不合為敗軍洪軍門其近是也所謂軍門即洪承疇也天之亡人國也必先飢饉又使盜賊並行蓋內賊先起外夷生心即勢固然也　明末流賊有名號者五十有六而各擁兵數萬而以挾闖賊李自成為聲援自成即秦之陳勝漢之黃巾也闖賊自稱王而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其衆雖曰十餘萬而師直為壯也有不戰戰必勝若使三桂先討賊而殲滅無餘則皇帝豈至效死而父勳又不見戮也三桂憲不出此而國敗家亡之後雖乞清兵何益於復讎哉況清兵既

至則燕京尾鮮而天下已歸於虜而閩賊不得食肉寢皮也試誦三桂荅父勸之書大畧與子胥不無異同而勸之意即伍奢之意也三桂之志即子胥之志也畢竟子胥能復父讎而三桂反不能焉是三桂之智不及子胥而然也況又屈節武英之受朝何忍賀之華人之薙髮何忍為之衣冠之變何以從之以余所聞山海之敗殺北京之駐劄原隊兵四十萬新降京營兵六十萬亦六十七萬大猾兵近二百萬且無城高池深戰車數千兩火砲數十萬口穀支數年此所謂天府也若使三桂能為護衛之策撫

綏百萬之師控制形勝擾守燕都擺布戰車整齊火砲如虎豹在山之勢則雖以清之兵將必失色狼狽決不敢長驅而三桂反區區請兵於清蓋三桂本以無謀之人心膽俱碎於錦州之戰而畫此下策卒不能掃夷狄討國賊而報君父之讎甘心於偷生此有志之所以至今痛惋者也且以縮城之事言之不亦無謀之甚者乎當三桂乞兵於清也公引春秋之義說三桂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謂也禮莫大於分樂莫大於和分紊則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所從起是故四方有變則不得不聲罪致討

若禹之征苗啓之甘誓伯禽之費誓其辭直其意明非若五覇之於諸侯其辭曲其意迂也至於漢唐宋又不及五覇遠矣如漢之於北貉唐之於突厥回紇宋之於女真韃靼皆借夷狄之力快一時之意而其利無幾其害反多自引苟且之間遂成釁隙卒之為中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借助奚翅十百甚者宗社以之亾若使夫子書之春秋必狄之矣今之汗即豹虎也豈有引豹虎入室而終保無事者乎於是三桂不聽公歎恨而已初洪軍門之救錦州

孝廟時在汗軍中問我國領兵將金某曰計將安出金

某股栗不能答

孝廟目視侍講院諸臣而益慷慨曰此誠難得之機會也今若擧旗而應彼来之師以我之五千柄鳥銃向汗幕齊放則非但前耻快雪殲滅此類正在今日此可以速行矣侍從諸臣莫不驚惶曰若如此則必生大事於國家苦爭之

孝廟又憤然曰不然汗之親兵及八王所領盡是精銳而今正入一網中我以火砲一發打盡則雖有餘衆如蛇之無頭鳥之去翼也又以大隊雄兵躡其後則其亦救命之不暇而瀋陽不日可得有何大事之必

生辭色甚厲拒之不聽諸臣泣訴　東宮東宮猶豫未決於是汗使小譯鄭命壽韓石屎急来陣頭連促火砲速放　東宮見事急急起身趍抱

孝廟苦苦勸解以故事不諧噫命壽平壤羅將也已未渡遼時投降於清國而為汗腹心助桀為虐固不足道而猶謂為其主忠也

孝廟以本國賢子臨敵慷慨倡以大義則講院諸臣固當將順之不暇而反沮之何也當此之時若使公在於侍從之列則必能贊成是事而可以成天下之業垂功名於竹帛而小國之雠　天朝之恩庶可得報而天不使公遇

孝廟又使

孝廟齎志於千古命耶嗚呼痛哉嗟呼哉歷代以来主和者多斥和者以或言烈烈然凛凛然堂堂然可以聳動千古而將使閭閻知者腐心痛骨矣但淚滿巾也哉若使　朝廷之臣以大義責之曰為人臣者各為主耳何以殺為為天下者不當如是也云爾則彼汗雖夷亦人耳且有力量必不肖殺觀於曹大受事亦可知也惜乎當時之人牽於利害之私而無擔當出此計也両賢之引刀自決而不死特偶然耳詐

死之言沽名之說從何出也以一南撿衆西之論尤
無識也東國之氣像局促言論蕭索本来如此又有
一種之說以公之義謂之逃亡此則大有昧不然者
昔伯夷之去國而歸西伯其可謂逃亡乎又非謂以
伯夷之全體比之公也以公之逃亡一節謂近於伯
夷也且如林慶業之事與此稍不同彼求而此送之
人所云云容或可也至於公進於中國者也若使夫
子書之春秋必人之如秦穆公事當其同事三桂也
錦州之救山海之入其發慮出謀高人一等竟不得
試而及其

崇禎之亡而攝政王之至也　大明百官無不迎候於
昭陽門外而公屹然獨立有同嵓山喬嶽之勢不朝
賀不剃髮又不變漢制其所自處一與三桂相反而
痛哭於
懷宗之陵昔大宋之亡也謝枋得即文章節行之士也
不食十日死於宋亡之年公即外國陪臣而義州之
一武弁也又能七日不食死於
懷陵之松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又豈不終始一節
也哉於是三桂收而瘞之為文而祭之即
崇禎甲申五月十九日也三桂獨不愧於心乎且平日

啓公者亦不愧於心乎且以搆釁生事誚公而此皆
世俗之論也昌足道哉宋尤庵於芝所齋碑文屢舉
公巫稱之已未濛河之役逆豎弘立之投降也金景
瑞以副元帥抗節捨命而其事跡昭不可掩而世以
逆豎之投降一例并稱之豈不寃且痛哉金將軍應
河本有大材而當初投擲於行伍者朴承宗而承宗
又好名喜事之人也既將軍立大節而名震華夷於
是承宗奬詡大事業憑藉將軍而欲以矜誇乎忠臣
烈士之出於其門下也然而

神宗皇帝之褒美祭文中遼東封伯之事甚悉而既不

見於　明史又不徵於　國乘又不徵於稗家而宋
尤齋之收入於本傳者別有昕見聞而然也耶景瑞
之死節實跡如彼其表表而當初承宗之終斬褒揚
沒沒無稱者又何意也耶要之可異也及景瑞日記
之出也　朝廷見而特伸之忠魂義魄想曾感泣於
地下矣且景瑞龍岡一武夫也能知尊周之義而況
公之志則洗　國恥報　皇恩而明大義於天下者
也比之景瑞尤赫赫而天不助順人謀不臧而使公
終不得成功且緣辛巳黃公禍作世之諱言泯泯無
傳而將與草木禽獸同歸於澌盡此所以大雅之寒

心有識之痛惜者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景瑞猶得
曝白況公行事　皇天后土之所共鑑也安知無伸
卞之事也耶噫事業成敗本繫奇穀不以成敗論英
雄者此也至於萬古綱常賴公不墜于國有光則不
謂之功烈其可乎然有人倫然後有事業然則辨一
大事業無出於公也

崔判官傳　金台壽

崔孝一字元讓義州人也父崇累經遷將崇之兄崔
中武科官訓鍊副正壬辰亂隸麻貴營有戰功孝一
志氣奇偉容狀魁碩膚理髣髴有大節少讀左氏春秋稍
長武藝伏一世十七中謁　聖第二名二十二甩重
試自是聲譽赫赫漢陰李相國有藻鑑薦于當路除
刑曹佐郎遷訓鍊判官未幾棄官歸義州已未深河
之役元帥姜弘立副帥金景瑞駐劄昌洲雅聞其名
以辟書餉致孝一居母喪不赴甲子适賊逆發于寧
遽遣褊裨刺促裹義州兵令赴期會且嚇之衆瞠視
不知所決孝一曰适罪滔天當擢髮誅之豈從叛耶
唯當明目張膽發兵赴國難耳府尹從之孝一率百
餘騎星馳跟賊至鞍峴先登搏戰賊敗走先時韓明
璉子潤爲義州判官官奴順巖爲所倖及明璉以黨

适誅潤逃奔義州匿順巖家渡江投虜虜擢爲征東
將軍弘立惡金景瑞異己設計要之方貴幸用事勢
焰赫然潤以詭辭激之因投地哀泣弘立入其言引
犬羊屋爲反噬計使潤佯先導進陷義州時孝一爲
步兵千摠力戰于巷嘬其鋒己而虜將大衆至府尹
李莞判官崔夢亮皆死之孝一見勢急走上西門樓
繐拒馬自衛瞋目張鬚勇氣勃發斫賊殺數十人金
二王子佟佥佛望見甚壯之使弘立持黃旗招孝一
歸其陣弘立以孝一爲募軍千摠使守義州留牛仙
阿古能守等統之自與阿彌他守等長驅而東時毛

文龍駐東江鎮孝一密移檄毛營約內外夾攻文龍
使遊擊周文煥等率舟師三萬與金兵戰于黔同島
文煥等敗績金兵得毛兵降者知有內應殺金時若
等時若者曾以昌城府使纂百口棄城逃竄三父子
被執方在城中至是誤疑時若輩與毛營通并斬之
亨幾殆孝一急投龍骨城見義兵將鄭鳳壽請得三
百騎劫虜營鳳壽不許怏怏而去還國內城謀擊虜
會被擄邊民辮髮逋還者絡屬於道龍川人稱以胡
兵出哨斬其頭賫之毛營毛營以善價易之獻馘邀
賞以是灣人恫懼思變孝一乘機招募夜襲韓潤營

擊殺順巖獲十三人於是被寇民人歸附者日益衆
衆至五百孝一將之軍於青梁山時毛文龍醜聲日
聞褊裨勢孤攢入民數爲所侵掣孝一意謂不一揃刈
不足令震賊乃率軍中驍敢士攢聚青梁山使助聲
勢孝一與壯士大誓而進手摑數人殺之毛兵大駭
鳴鼓娖隊欲前閧孝一揭大杖匝毛兵環走左挾右
劃麾而斥之毛兵披靡不敢進辟易數里毛帥聞其
狀心壯之移書灣尹李克信要見孝一衆皆色動孝
一無毫髮悚懾容卽戎服到毛營適故所知陳慫將
居間以煦都督召孝一入賜座歡接加禮而遣之自

是毛軍稍戢近沿海界無一迹丁卯鄭忠信爲副元
帥出鎭安州鄭公翔議以清北新劉於虜無兵食可
守棄之便宜孝一使朴慎行疏斥之略曰義州乃
祖宗舊疆　殿下乃　祖宗神孫以　祖宗謂　殿下
祖宗寶位棄　祖宗土地人民則　祖宗謂　殿下
何古之爲將者日闢國百里今之爲將者日蹙國百
里識者盥手讀之灣尹林慶業力觝時議與鄭忠信
互相緯繣孝一佐其幕與慫機密坐則說擒胡掃賊
大計成則酬壬辰恩否則骨腦塗地不聳林公常聳
聽歎服焉己巳文龍被誅沈世魁陞都督時虜勢鴟

張闓東國有詭遝意孝一預爲之慮思與椵島結援以書遺都督略曰虜兵浸強難與爭鋒捍禦之策惟在兩國協勢而已卽者天氣滄寒鴨水泐合及今合軍江上聲援相應與賊相罕死斥先隊虜血足汗劒也都督善之卽舟師六千絡義州城列陣千家庄林將軍從其計稟于　朝十數朝議譁曰舉灣城借人以割清北營留噤不施都督歎曰嗟過此會卽看汝國受蠶我島爲犍子穴矣因流涕去丙子冬虜大舉入寇驀義州直趨漢都林慶業退守白馬城孝一說慶業曰今虜傾國東搶其氣甚盛我兵旌弱據險自守固無不可然將軍平日忠義夙著目見虜騎跳踉終不出一足而跳之恐損威名虜非久當田頭今宜拗伏歸路而邀之剜其角距足以忼快億忽慶業從之果大殺虜丁丑春虜陷江都和議旣成虜以羽檄徵我國兵將攻椵島林慶業以　朝命卽舟師赴之使孝一鴈行艇戰艦數十艘進薄水寨疊鼓掀天喊聲沸江海外示若挑戰狀每遇島衆輒放虛砲又與島將呂伯等於舡上舉手相揖及下磴登城虜兵與島衆搦短刀肉搏鬪亟令火器手齊放虜兵混死無算虜實不覺椵島旣陷世魁不屈死孝一自從軍還

若癘于心料我國鋒刃已剗島我國決不以鋒刃向
虜在此虜不復擊奔他國虜可復擊遂有內附　天
朝之志適芝所黃公一皓君尹義州卽秋浦之子家世
好尚節義若嗜欲然及見孝一愛屏人昵語知孝一
臆蘊碩畫缺航海資斧密遺金布宣川人車禮亮龍
川人安克誠皆心腑友擺落家產鍊裝一大舶貨米
百斛贐送孝一慮無故亾命必煽衆疑覺禍　朝廷
與林節度囁耳密謀林公佯若大怒設衘楊於庭捽
致孝一決重杖肌肉潰爛孝一受杖已於會肆言以
稱之曰大丈夫逢讒搶朴間在鄉黨面頸發赤寧秘
跡深谷遂挈妻子廋禮亮家己卯八月將發與其謀
者咸集孝一謂禮亮曰嗒虜情形宜先鉤君善管貴
此任君可優爲之君可自當謂克誠曰我八　天朝
將以舟師擊虜虜必請兵於我國君勇且智糾率同
志應募西弔方其戰鋒始交從中鵲起反旗罵詬君
發於內我撤於外虜可圖也願諸君毋洩是日在座
者咸嘿然雪涕臨別禮亮吟一絶曰北漠雲猶黑南
天日尚明神州大事業付與一舟行孝一應曰壯氣
連天菀精忠貫日明男兒一掬淚不獨爲今行遂自
彌串前洋張帆而去經投吳摠兵三桂三桂聞標其

贊署爲中軍與謀事時舌官李行長葛附鄭命壽賣
國陰事由是衆龍奚落潘聲言孝一朝夕直擣潘陽虜
聞之懼慫擬我國密慕之募假縚二人入義州投張
厚健家厚健孝一甥也詰其来歷曰崔爺領水軍東
擊虜令我寄聲于君路經義州衛被獲幸脫身至此
當乘桟歸報欲得書爲信厚健信之以諺札八幅受
之略曰舅氏之行秋毫皆黄府尹力也舅氏既行
朝廷咎黄府尹不得已馳啓囚族人某某矣某某
已放某某猶在獄矣昨年龍胡再来執斥和臣以去
國中島沸咸曰虜人有再舉意再舉則有亂離我屍

其横道路矣願舅氏寔来以活我宗族民生同志之
士皆無恙車禮亮已入彼中矣其人得書徑走瀋陽
虜遣羊舌博氏可憐博氏及鄭命壽踔到灣城出一
蹄蹄列名厚健書中姓名令監司鄭太和發卒桓捕
己胡差逮馳入京遂逮灣尹黄一皓及安克誠車忠
亮車孟胤張厚健等十一人于京獄胡差直入館中
屏去承宣引諸囚訊問令本國議讞並遇害於南別
宫門外是日獰風虐雪天地黯黲胡差還至灣上又
殺車元轍白大豪等十五人車禮亮在管貴所已累
月矣管貴者沈世魁舊將與禮亮爲石友假島敗管

貴被執在瀋陽通書于禮亮得潛入瀋陽隱跡其家
至是胡差仍率金吾入瀋陽索捕械禮亮及管貴劉
竹爲簽釘揷十指間問孝一去處禮亮瞋目緘口不
一語但曰汝輩狗鼠漢速殺我顧鄭命壽曰恨不孥
利鐺早斫汝頭顧以至此天數也命壽怒嗾虜酷
刑竟害之至今西人說辛巳亂孝一在吳營聞事敗
叩膺長嘆曰天誤我我事去矣三桂方駐軍寧遠衛
與孝一分屯以便防守及錦州被圍兵部侍郎盧象
昇與三桂提重兵赴援孝一亦自前屯衛領兵來會
衆十餘萬適前部千摠左次竣軍孝一拔劒斬其頭

三桂擬其跋扈免爲庶人以白衣從軍遂進屯松山
堡虜縱鐵騎圍之數匝象昇出戰敗死士卒皆走入
城虜兵又合而圍之三桂與孝一率壯士百餘人夜
潰圍南出馳還寧遠衛檄收餘兵爲固守計時流賊
李自成勢甚猖獗踏河南北進逼燕京燕京守兵單
弱不能拒檄召三桂入援三桂行至豐潤縣聞京師
既陷

皇帝殉社稷退守山海關以圖後舉恐兵力不敵走清
乞師孝一說三桂曰華夷有分冠裳有異李唐石晉
前事可爲骨識今強寇內潰鮮蟣相持北虜伺釁欲

收漁人功久矣今將軍又欲招而納之虜卽虎豹也
引虎豹入室終必反被吞噬恐挈天下而授之虜也
三桂不聽孝一以白衣無所施累息而已清人素畏
三桂及三桂覓和押而許之舉國来赴三桂引清兵
合攻自成自成走而死甲申五月初三城中傳言太
子卽位百官詣朝陽門迎候俄有駕而至者乃清朝
攝政王也登武英殿受朝賀令漢官哭臨
先皇帝喪備禮以葬畢命除服剃頭衣冠悉從清制孝
一帨曰吾志不成吾身不可辱立髮不落於賀班恥
屈身危趨痛哭於

懷帝墓不食七日死於林下三桂收而瘞之爲文以祭
實五月十九日也　東宮亷從人朴士明等在燕京
詳悉事蹟歸於本孫以其日設位而祭

記崔判官事　李德壽

崔判官孝一字元讓八世祖南赫號鶴林
中廟朝文科以奉常正出牧黃州坐法謫于義州子孫
仍家焉崔氏本籍全州中移和順至是又改籍黃州
公之曾祖源軍資燔奉祖應雲禮賓主簿父崇麻田
權管孝一膽力絶人少而倜儻有大志長身環眼容
貌甚偉年十七中謁　聖第二名二十二又魁重試

聲譽赫赫四馳漢陰李相公與語奇之薦於當路除
初授職稍遷爲刑曹佐郎移訓鍊判官而已有所不
樂棄官歸義州戊午滿州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副元
帥金景瑞駐軍昌洲素聞孝一名交辟之以母喪不
赴甲子逆适叛于寧邊遣褊裨促義州兵赴期後者
當斬衆皆擬惑不知所決孝一自外至曰彼适背義
叛君人人得以誅之今惟有發兵赴　國難耳寧從
适叛耶府尹然之與孝一百騎勤　王孝一馳到鞍
峴竟以力戰有功先時韓明璉子潤爲義州判官辟
官奴順巖及明璉以黨适誅潤與從弟溢走義州匿
順巖家既又渡江投虜時弘立先已降虜設詐殺景
瑞方貴幸用事潤乃以說言激弘立曰　朝廷以君
降北朝掘君父塚戮君母若妻凡君兄弟族屬無一
得免以潤昵於君亦族誅潤僅脫身來耳因投地哀
泣弘立信之丁卯引虜兵東侵使潤爲先導進陷義
州時孝一爲步兵千摠與金兵巷戰敗之虜引大軍
至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皆死之孝一見勢急走依
西門樓揮大兵斫金兵數十人金二王子佟介佛望
見孝一壯之使弘立持黃旗招孝一歸陣得不死弘
立號孝一募軍千摠使守義州留牛仙阿古等八將

與孝一而自與阿彌他守領兵前進時毛文龍在東江鎮孝一密檄毛營約內外夾攻文龍遣周文煥率舟師三萬與金兵戰于黔同島文煥敗走牛仙阿古得毛兵降者知有內應斬被擄人金時若等孝一知事泄急投龍骨城義兵將鄭鳳壽請得三百騎劫虜營鳳壽不許乃使鈎還國內城結被擄灣人夜劫韓潤營殺順巖得首級數十灣人之避寇者稍稍来集衆幾五百軍於青梁山文龍不能戰士四出搶掠孝一執數人斷頭以號令衆奔訴於毛營毛帥怒立遣百騎来執孝一孝一令其衆無動而獨出陣外手大杖亂擊毛兵披靡不能支歸陳其狀毛帥大驚移書于灣尹求見孝一衆皆爲孝一危懼賴陳燃將居間救解事乃得已副元帥鄭忠信以清北戎馬之地議欲棄之孝一使朴慎行疏斥之畧曰義州乃　祖宗舊疆　殿下乃　祖宗神孫　殿下以　祖宗神孫繼　祖宗寶位棄　祖宗土地人民則　祖宗謂殿下何古之爲將者日闢國百里今之爲將者日闢國幾百里識者譏之丙子冬虜又大舉兵入寇越義州直犯京城遣游兵往来兩西間以絶援兵灣尹林慶業退保白馬城不敢出戰孝一往說慶業曰今虜

傾國遠来其氣甚盛我軍單弱衆寡不敵據險自守固無不可然今遊師輕騎放掠四出終不能窺一足跐之則恐累使君平日之威名今宜設伏前後而邀之可以得志慶業從之果大破虜兵於鴨綠江上斬其將堯虎奪其輜重數百駄堯虎虜之貴將也和議既成孝一度虜不可復擊深以爲恨遂有内附　天朝之志是歲虜將攻椵島徵師於我林慶業以　朝命率舟師赴之令孝一爲前鋒每遇島衆輒放虛砲又與島將呂伯等船上舉手相揖虜實不覺也椵島既陷都督沈世魁被執不屈而死孝一自從軍還益

鬱鬱不樂會黃芝所一皓尹義州察其意壯之密遣白金唐布宣川入車禮亮龍川入安克誠爲孝一備一大舶載米百斛孝一慮無故亡命人必疑之且事泄則禍歸　朝廷故受重賦於林節度慶業他人莫之知也孝一既受賦乃揚言於衆曰吾受辱至此何面目復臨鄉黨遯跡山谷永與世絶耳遂挈妻子匿禮亮家己卯八月孝一將謀知其事者皆来會禮亮家孝一語禮亮曰吾行當有出師之日瀋陽形情宜先探得君素善管貴此事非君不能任又謂克誠曰我以舟師擊虜虜必徵師於我國君勇而有智與同

志之士應募臨戰從中而起虜可圖也願諸君無泄此機於是在座者咸感激流涕或有爲詩而贈者孝一卽席和之曰壯氣連天鬱精忠貫日明男兒一掬淚不獨爲今行遂自彌串前洋張帆而去徑投吳三桂三桂與語大悅署爲中軍與謀事於是先聲籍籍八瀋中言孝一朝夕將搗瀋陽虜大驚疑我國與吳營通募殺捷二人入義州投張厚健家厚健孝一甥也詰其來由曰崔爺領水兵東擊虜令寄聲於君路徑義州衛爲虜所得今幸脫身至此當從間道歸耳厚健信之作書寄之曰舅氏之行實藉黃府尹舅氏

既行朝廷咎黃府尹故不得已啓囚族人某人今已蒙放矣又曰昨年龍胡再來執斥和臣金尚憲以歸國中沸動惟願舅氏早圖大事以活我宗族民生又曰同志之士皆無恙車禮亮已入瀋中矣其人得書徑走瀋陽是歲辛巳虜遣兩愽氏及鄭命壽馳至灣府列書厚健書中人密授監司鄭太和捕之囚灣尹黃一皓及安克誠車禮亮兄忠亮子孟胤孝一甥張厚健等十一人于京獄并害之於南別宮紅箭門外是日大風揚沙天地陰晦胡差還至灣上又殺禮亮從弟元轍孝一之族及白大豪等十餘人推官

愍車氏亦族之禍問元轍曰汝莫是元轍否元轍知其意應曰我自姓車不姓元也男兒死耳豈愛姓偷生者邪乃大呼曰我是車元轍也遂就戮其勇力皆與孝一伯仲云時禮亮客於管貴者已累月矣管貴者沈都督世魁舊將與禮亮爲死生友椵島敗管貴被執在瀋陽通書于禮亮禮亮得潛入瀋中匿其家胡差既歸大索瀋中執禮亮管貴以竹簽剌十指禮亮緘口不言但言速殺我顧命齋曰生不殺汝殺有恨矣命壽怒唉虜施酷刑竟殺之孝一在三桂營後與三桂分屯以便防守錦州之圍兵部侍郎盧象昇提大兵来救與三桂合軍孝一亦自前屯衛領兵来會衆合十餘萬戰于松山堡之下衆昇敗死士卒皆走入城中虜圍而守之三桂與孝一率壯士百餘騎夜潰圍而出馳入寧遠衛餘皆降虜三桂與孝一檄収餘兵聲勢相應時流賊李自成勢甚猖獗王師不能拒檄召三桂領兵赴援三桂行至豐潤聞京師已陷

帝殉于社稷退守山海關以圖後舉恐兵力不敵遂走清朝乞師清主許之三桂引清兵合攻自成自成走死而清主據關却三桂置掌握中天下事已無可

爲矣甲申五月初三日城中傳言太子卽位百官詣
朝陽門迎候俄有駕而至者非太子乃清朝九王也
九王登武英殿受百官賀令漢官哭臨

先皇帝喪備禮以葵畢命除服剃頭衣冠悉遵清制於
是漢人盡薙髮而孝一獨不參賀班不薙髮痛哭於
懷 帝墓不食七日死於林木下三桂收而瘞之爲文以
祭朴士命扈 東宮在燕中目見其事歸傳於崔族
如此云孝一善射得於天性其在林節度幕下也朔
州府使李名立素負善射名憚孝一能過於己及聞
孝一受杖心喜率千里青騅詣慶業願與孝一賭射

孝一方病創臥慶業命轎以来孝一不得已強射當
中其的名立每射輒失一二矢遂以青騅與孝一及
孝一死青騅八內厩數日嘶鳴不食而死此與曲端
鐵豪事相類甚可異也芝所公之孫慫奉夏民訪求
孝一遺事於其旁孫台甫家又得宣川邑誌所錄又
廣求當時士大夫私藏日記慫互考驗既得其實則
遂屬筆於余俾爲之記余辭不得序次如右或疑乞
師清朝必非孝一心孝一何以不諫當此時權在三
桂孝一固不得以沮說使孝一諫之三桂又豈聽從
孝一之諫不諫今亦不知惟其不薙髮不慫賀餓死

懷陵一節炳炳磊磊足表其心則又豈可以此而訾孝乎世皆知林將軍投附
實自孝一倡之也

崔將軍傳 柳萬鼎

皇明萬曆壬辰
宣廟二十五年倭寇闌入 大駕西遷于龍灣八路瓦解清川以南盡爲賊藪衣冠之倫將化卉服君臣上下憂慄戰掉危亡之期以朝夕待遣陪臣具亂故懇于 皇朝 帝視朝鮮猶內服且以朝鮮至誠事大而猝爲倭所搶國小不能自振乃大發浙楚兵前後

遣經理楊鎬提督軍務李如松等救之倭始釁乃退去於是 宗社得復血食生靈得復奠安實千古所無之恩也 皇朝以朝鮮之故兵力大傷數十年之間駸駸然日以弱甚威武不暢潘虜乘釁而動朶顏黃夷長蛇封豕已不可制矣主憂臣辱苞稂之浸固其勢也丁卯丙子之歲虜騎長驅蹂躪我疆域虔劉我生民關西一路長爲腥羶之場于時義州等地有義士之徒奮于兵塵之中相與扼腕慷慨勢不與賊虜俱生惟務協心同力上以紓 國家之恥其精誠義烈可以質神明服人心此則非

特爲一人榮于國實亦有光焉抑

大明三百年綱常賴以不墜嗚呼烈哉崔孝一字元讓

中 八世祖南赫號鶴林

廟朝文科以奉常正出牧黃州坐殺人謫于義州子孫因家焉崔氏本出全州中移和順改籍黃州者所以志也鶴林後世生得崙得崙生孟孫司憲府監察贈訓鍊副正孟孫生源軍資叅奉 贈判決事源生應雲禮賓寺主簿應雲生崇麻田權管是生孝一者也孝一身長八尺目如怒虎眉如卧蠶膽力絶人喜春秋倜儻有英雄之志少業射射命中年十七占謁

聖第二名二十二冠重試上第由是名赫赫日著聞於是京華武弁雖望重秩高者莫不願一見之而既見莫不願與之交則其風采可想也孝一爲出身時嘗謁李相國德馨相國與語奇之其後又進於門下猝遇兵銓未及避匿銓目之入見相國請曰門外有一武夫狀貌奇偉此何人也相國使人往驗之知孝一来謂兵銓曰令公掌銓選不知此等人可乎兵銓謝而去翌日除初授職其後稍遷爲刑曹佐郎移訓鍊判官時已還義州舊居有托病不仕之意戊午冬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以 天朝徵援之命

駐軍昌洲素聞孝一名皆以兵裨召之孝一以母喪不赴　天啓甲子逆适叛自寧邊遣幕裨于義州促領兵赴期卽馳去衆議疑惑不知所出孝一自外来疾入見主倅大言曰忠臣不事二君寧赴國亂死豈從适叛耶主倅嘉之與孝一百騎勤　王孝一馳到鞍峴竟以力戰有功先是韓明璉子潤爲義州判官官奴順巖者最幸於潤甲子明璉爲适將敗死潤與從弟溢走義州伏順巖家三月渡江投虜中時弘立已降虜謀殺金景瑞爲征東大將軍方用事於虜中潤有反兵本朝之志乃以詭言激弘立曰　朝廷追

謫君投降之罪擬以逆律掘君父之塚戮君之室以潤嘗睚君亦被族誅潤僅脫身来投君耳弘立大恨之丁卯引金虜大舉入寇使潤爲先導進逼義州城下時孝一爲州步兵千摠與金兵巷戰敗金兵虜引大軍至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皆死之孝一見勢急走西門樓依拒馬揮大刀斫金人數十人金二王子佟介佛望見孝一獨力戰壯之使弘立招孝一歸陣不死弘立涕孝一募軍千摠使守義州留牛仙阿古能守等八將攝孝一與阿彌他守等領兵前驅時毛文龍在東江鎮地近義州孝一密檄于毛營約內外

夾攻文龍遣周文煥等率三萬舟師戰金兵于鴨江西黔同島中文煥等敗走牛仙阿古得毛兵降者知有内應斬被擄人金時若孝一知事泄急援龍骨城義兵将鄭鳳壽乃孝一之戚叔而是有将帥才者也孝一請得三百騎劫虜營鳳壽不許孝一聞灣人之被擄而辮髮者龍川人執而斬之稱虜級鬻毛營大惡之杖劒還國内城結被擄灣人夜劫韓潤營殺順巖與胡人十餘是時灣人聞孝一聲息稍稍響應孝一乃會衆於青梁山下其衆幾滿五百適遇毛兵於道方羣奔族行以搶掠爲事蓋文龍不能戢士故也

孝一使張友吉擊殺毛兵文龍營中有李摩鶻者多識我國人故摩鶻軍常往来於龍鐵義州間劫村民討酒食往往作孥至孝一所居里又肆侵漁時孝一適出及還捕若干人痛繩之衆奔訴于毛都督都督怒遣步兵一百来執孝一孝一手大杖拍馬趕毛兵亂擊之毛兵不能當歸陳其狀都督壯孝一移書于灣尹李克信求見孝一灣尹憂之孝一曰無傷也戎服而出到毛營先詰陳叅將詳言来故陳素與孝一善見文龍言孝一有文武才何不包小過而行厚眷乎文龍曰諾召孝一入賜之座謂孝一曰聞君英聲

久矣可能爲我一逞神技以資偉觀否孝一謝不能都督簡戲下勇士試與孝一角觝無慮數百輩爭賈勇踊躍而前孝一麾手皆披靡不移時挫六十餘人毛營之士猶悻悻迭進欲爭一頭地孝一戲搏人向空擲去都督慮傷人罷其戲欵遇加禮而遣之毛軍素畏憚孝一至是見孝一軍望風而潰孝一領兵到安州見鄭忠信忠信曰君於此亦知其賴我乎曰何賴忠信曰君在義州必居土城巷戰土城我所築也無此君安獨全孝一笑曰若巷戰不利退爲城所阻士卒多作城下鬼忠信有慚色亂後忠信以清北當戎

馬之衝上劄力言其不可守孝一使朴慎行疏斥之其略曰義州乃　祖宗之舊疆　殿下乃　祖宗之神孫　殿下以　祖宗之土地人民則　祖宗謂　殿下何古之爲將者日闢國百里今之爲將者日蹙國數百里識者多之林將軍慶業爲灣尹孝一居幕下常見親寵然伉傲多觸犯將軍雖時怒加譴未嘗不腹心瓜牙視而其意固繾綣也時朔州府使李名立能射然於孝一自度不可及故不敢有爭能之計聞孝一受大杖心窃喜牽千里青騅詣白馬城謁慶業請與孝一射注

以青騅慶業曰豪舉也命張帳幄促孝一射孝一辭以
病至數四慶業往見孝一貌諭轎以載来孝一果病
劇不能起立乃令人左右挾以射之時大風孝一揩
帳下一角爲鵠連發五巡不出於正名立逐巡失一
二矢遂爲孝一所屈乃解青騅納之慶業嘆曰青騅
本不惜獨惜五隻箭有得失耳異時孝一爲射差使
負陪天使行天使聞其善射於百步掛一的其圍如
拳命孝一射之孝一不許鐵鏃有無輒引弦而放之
叢矢蜎集不失毫髮天使大加賞嘆其工於射藝蓋
如此丙子冬虜又大舉入寇時虜建國號曰清越義

州直犯京城遣游兵往来馳突丁丑春正月孝一與
其帥林慶業及州人朴希福擊其遊兵於鴨江上斬
殪虎即貴永介之養兒虜欲以所擄鮮人易殪虎虎
虎已死未果講和後慶業罷兵二人度虜不可復擊
深恨之遂有內附之志是歲虜請兵犯椵島
慶業以 朝命率舟師赴焉孝一隨之慶業令孝一
以戰艦數十艘先攻水寨慶業尾其後大敲譟放虛
砲江海震蕩 天將呂伯等爭引纜而走望見慶業
於船上相揖而別虜實不覺也及登陸慶業見清兵
與島衆搏令砲手齊放清兵死者亦多時沈世魁爲

椵島都督軍敗被執不屈而死孝一一自從軍還已決航海之計而家貧無以自資常鬱鬱不樂會黃芝所一皓尹義州見孝一與言壯其義奇其才不以衆人遇孝一具故而告之芝所密給正銀一百兩唐布五十桶以資其行仍與之握手而別時孝一與宣川人車禮亮龍川人安克誠深相結納禮亮爲孝一買一大艘繫洋中又與安克誠等出米百石助之糧足以支一年而黃府尹所贍亦足充半歲費將行孝一慮無故亡命國人仍必有疑且事泄國家將何辭咎虜故受重罰於林鄭度慶業他人莫之知也其後慶業亦踵孝一往附　天朝孝一既受罰乃宣言於衆曰我受此恥何面目立於鄉黨乎寧欲挈妻子入深山永與世絶遂挈妻子往匿于禮亮家數閱月乃發正秋八月望間也臨行同志之士皆來集禮亮執孝一手吟一絶曰北漠雲猶黑南天日尚明神州大事業付與一舟行孝一應口和曰壯氣連天鬱精忠貫日明男兒一掬淚不獨爲今行克誠等亦和之孝一顧謂禮亮曰我去有出師日當以書告君且瀋事必須預探乃可有爲君與管貴素善偵探事非君莫能凡有機耗聞輒通示可也又謂克誠曰我以舟師擊

虜虜必請兵於我國我國必遣清北兵君勇而有智與同志之人應募雜於行伍之間臨戰從中而起則虜可敗也遂告別曰願諸君努力且莫泄此機自彌串前洋張帆而去投天將吳三桂之營三桂夙聞其名標爲中軍與謀事瀋中聞之有云崔孝一將欲擣瀋陽虜大驚疑我國與吳營通募椵徤二人爲細作入義州投張厚健家厚健孝一甥也詰其来故云崔爺領水兵東擊虜令吾輩寄聲于君路徑義州衛爲虜所得今幸躲身来當從間道歸告崔爺如欲修書付我二人舊時毛文龍部曲在椵島時結納公托爲

義子數館於孝一以故厚健信之遂以謗字作書付之其書曰舅氏之徃瀋籍黃府尹舅氏既行　朝廷咎黃府尹故不得已囚族人某某今已蒙放矣又曰昨辛龍骨大又来執斥和臣金尚憲歸國內騷動惟望舅氏早圖大事以活我宗族民生又曰同志之士某某皆無恙間諜事車禮亮已入瀋中矣其入得書徑走瀋中是歲辛巳虜遣兩博氏及鄭命壽星夜馳到灣府列書厚健書中人寀授監司鄭太和或漏網而姑不察也逮安克誠車忠亮車孟胤張厚健等十一人于京獄鞫之黃芝所亦被繫並被害于南別宮

門外是日大風揚沙天地陰昏胡差還於灣上又殺
孝一族及白大豪等十餘人禮亮從弟元轍時推官
憨車氏赤族之禍問車元轍曰汝莫是元轍否元轍
知其意慨然應曰今日之事自所甘心也男兒死耳
豈變姓偷生者哉乃大呼曰我是車元轍也遂就戮
時禮亮客於管貴者已累月管貴者沈都督世甩舊
將也禮亮見知於沈都督故已與管貴爲死生友椳
島敗管貴被執在瀋通書于禮亮故禮亮入瀋中胡
差亭金吾入瀋陽執禮亮貴問孝一所在以竹簽刺
十指禮亮緘口不語但言速殺我顧命壽曰生不殺

汝殺有恨矣命壽怒噭施酷刑竟殺之　東宮聞之
下淚孝一在三桂營後與三桂分屯以便防守錦州
之圍三桂爲平西伯屯寧遠而時有兵部侍郎盧象
昇者名能兵有所統軍與三桂合孝一亦自前屯衛
領兵来會象合十餘萬救錦州戰于松山堡之下爲
清兵所圍象昇敗死士卒皆走入城中聚作一團三
桂與孝一潰圍南出馳入寧遠衛餘皆降虜三桂與
孝一連兵聲勢相應部下精兵四萬遼民亦七八萬
皆善搏戰虜憚之時流賊李自成大猖獗犯京城王
師不能敵召三桂領兵赴援三桂請兵于清清主從

之三桂引清兵入關至則自成已破京城

皇帝殉于社稷歲　崇禎甲申也三桂與清主合攻自成自成既走清主擾關刻三桂置掌握中天下事已無可爲矣五月初三日城中傳言太子卽位百官詣朝陽門迎候俄有駕而至者非太子乃清朝九王也九王登武英殿受百官賀令漢官哭臨

先皇帝喪爲葬陵畢命除服剃頭衣冠悉遵清制漢人盡薙髮而孝一獨不薙髮不參於武英賀班痛哭於

先皇帝陵不食七日死於林木之下三桂收而瘞之爲文以祭之時朴士明扈　東宮在燕目見而歸傳於

崔族云○賛曰王事之勞古人賢之孝一當三亂歲乃能爲　國家効勞冒死九戰於矢石間不負食祿之責此亦可尚以一言折鄭忠信棄地之議使恟夫赧顏增其不職之羞非慷慨倜儻之士而能之乎內附之訃得春秋尊王之義而不欲處小朝廷苟活烈哉且有林節度爲其帥有車禮亮安克誠爲其友有黃芝所資其行似有默佑於其間而卒不能援神州於腥羶之中豈天不助我

皇明而然耶悲夫朴士明卽城之父而忠義人也被人搆誣竟至冤死可惜哉

崔判官墓碑銘並序 羅浚

公諱孝一字元讓義州人父崇遼將崇兄崔官訓鍊副正壬辰從 明將有立遼功公生以某年月日幼有異質目炯炯如虎性又喜讀左氏春秋傳稍長習弓馬十七登科二十二重試居魁受宰相知遇除刑曹佐郎遷訓鍊判官己卯秋航海至燕詣吳摠兵幕府甲申闖賊亂見

大明懷皇帝殉社稷遂以其年五月從殉于 陵側卽

崇禎十七年也先是丙子冬建虜猖獗大入寇義州府尹林慶業退保白馬山城不爲出戰公說慶業以要害形勢設伏兵返路殺虜甚衆至明年二月和議成虜假兵 朝廷攻椵島慶業與公率舟師赴椵島公佯若助虜遇島衆輒放虛砲不用丸潛通其將呂伯等亟發火砲方酣戰時亂放我砲砲聲相亂殺虜寔多虜竟不知而已島陷沈世魁死之公尤隱惻且料我國兵勢不能當虜遂有內附之志時黃公一皓爲義州府尹知其能辦奇計具舟航資裝金布甚備及公俠友車禮亮安克誠等盡傾家產助齎艘糧百斛公故請林節度佯受笞三十肉脫無膚蓋欲矯鎮人心勿令識其機密故佯若得罪訕上者於衆中辱林

節度示逃走狀潛携妻子匿禮亮家往將談舩吟絶
句詩辭甚悲憤聞者壯之涉彌串洋去依吳三桂三
桂素聞其賢及至召與謀事以故虜亦備諳其事偽
作公書付公甥張厚健令答書悉得其往時狀殺車
安諸人竟殺黃公西人益憤初公與車安諸人相約
我若去　天朝引舟師攻虜虜必請援于我國君輩
應赴其役方其合戰從中起談倒戈而攻挾擊勢成
虜首可梟及聞諸君遇害拊中大慟曰誤我事者天
也時吳三桂屯寧遠衛與公分兵守錦州其他赴援
兵合十餘萬會前部千摠有失律者公卽斬之三桂
怒其不告免公為庶人以白衣從軍進擾松山堡虜
忽縱兵圍數重士卒多敗死與三桂率百餘兵夜潰
圍南出馳還寧遠衛收拾散卒為守禦計李自成進
逼京師摠兵入援赴行在至豐潤聞　皇帝已殉
社稷三桂懼乞師清營公又極諫曰奴賊化如豺虎
豈可引入吞大國乎三桂不從竟引清兵攻自成殺
之清竟背約自稱皇帝登武英殿受朝賀葵

皇帝以山陵禮謚曰　懷令朝班悉遵清制左衽而薙
其髮公於是悲憤曰寧死身不可辱遂哭臨

懷帝墓絶食七日而死於林木之下實五月十九日也

三桂収葵之作文以祭嗚呼烈哉蓋公爲人勁特慷
慨忠義根於心遇事不撓當甲子逆适之變徵兵于
義州衆方迷去就莫知所從公能大言于府尹竟赴
國亂頗有戰功又毛文龍爲帥東江縱兵作亂公又
整旅誅其亂魁數人見毛帥言揚揚不亂毛帥爲
之屈海隅賴寧又當丁卯安州副元帥鄭忠信以無
兵食議棄清北公又令朴慎行者疏斥其不便凡茲
數事皆足奇偉可傳而猶未若隻手抗虜匹夫尊周
焯焯華人耳目　朝家用是褒崇　贈以兵判建祠
灣上春秋俎豆繼以從孫台甫奉祀此無異衣履之

藏繫牲于庶略撮其迹繫之以銘銘曰

烈烈崔侯遭時維艱隻手扶傾跋涉間關志切挾矢
射破完顏力莫與競奈何乎天生有奇能死則義全
庶幾義睨從　帝九泉
華夷孰與汝倫賁國者生靦顏特偷云胡不榮光燿
萬年有銘深刻山石之鐫過庭者式勿毀而顛

崔判官祠宇銘并序　羅浚

嗚呼惟我鮮家崇奬節義稍有年紀逮夫
英烈匪倫正義王殿下尤加意焉歲甲申三月　宸
心忽悼追念　明七設大報壇用享

年凡閱尊周靡不畢舉若林公慶業黃公一皓建祠
龍灣以勸後人維歲戊戌月日又因關西御史金雲
澤褒啓甲申殉義人崔孝一立祠堂求族孫台甫
以後厥後不殄享祀妥靈祠宇有揭厥額丐余有銘
余其敢辭銘曰

有赫 明朝迨三百禩運訖而圮奴賊蜂起漠漠遼
土盡陷腥穢公奮行伍志殲鯨鯢空拳莫張乃策航
海偉哉林帥與黃尹計齎糧及布送我萬里張颺洋
洋媚于 天子同吳摠兵留鎮幽薊朔方氣蘇右協
攸妥天又不祚闖賊相繼哀我背腹受敵難制摠兵
曰噫可乞清師公始苦諫摠兵黜之使白衣從共戮
自成賊則平矣 皇運既傾有 烈懷帝身殉 杜
穆易我冠裳虜其登極人賀太平被髮爲戎攬愴新
耀天地濛濛非我初志棄粟不食涕咷 陵下自隕
林木甲申五月十九其日摠兵與哀收瘞乃畢嗚呼
公烈人孰與京林帥黃公後先義並粤六十年立廟
以祀灣人拭目三侯之 王曰嘻噫其又加旌報
壇既設公廟克成漢師龍灣千里同風君臣一體享
祀維豐匪公之思 神皇之功我詩孔哀勉凡百忠

己亥九月日

尊周彙編中選本傳

崔孝一字元讓其先有謫義州子孫因居焉世業武伯父崔從　皇明提督麻貴擊倭累立戰功攝南原守孝一長身環眼倜儻有大志善騎射十七登武科第二名二十二魁重試文翼公李德馨奇之超拜刑曹佐郎光海時不樂仕宦棄官歸家深河之役都元帥姜弘立左營將金應河聞其名交辟之公以母喪不行

仁祖甲子平安節度使适龜城府使韓明璉叛使人刼

義州府尹同叛尹惶撓失守孝一白府尹曰适雖勍賊不可從也尹悟斬适使以授孝一兵躡适戰于鞍峴縱振武勳丁卯清兵東搶弘立前降虜貴幸用事及适明璉敗誅明璉子潤亡走附弘立借師入寇義州孝一走上譙樓見從叔好智及其子守儉戰死奮長刀連斫數十人清帥佟养性望而壯之招以黃旗孝一自念徒死非勇乃僞降清帥大喜使爲假守留牛仙阿古等八將共守義州引兵南向孝一陰結椵島毛文龍請爲內應文龍遣遊擊周文煥將三萬人攻虜戰黔同島不利事漸泄孝一乃走龍骨山城說

義兵將鄭鳳壽曰孝一在虜營久習知其虛實假吾精兵三百必馘虜酋以報鳳壽持重不與孝一亟去直夜馳入虜帳斬十數人幾獲虜帥仍斬順巖順巖府奴也潤爲府判官有恩故匿潤投虜又匿潤兄溢陰以國機事通潤及潤入義州取置幕中至是見斬孝一復南出收義旅入龜城青梁山衆至五百人赴援京師至安州聞媾成罷歸副元帥鄭忠信以清北難守請棄之孝一使朴慎行上疏爭曰　殿下踐祖宗寶位　將　祖宗土疆棄與之賊　祖宗在天之靈其謂斯何古之爲將者日闢國百里今之爲將

者日蹙國千里議遂寢丙子清復入寇瑪福塔等將五百騎直走京師清主弘他始卒大軍至義州府尹林慶業避其鋒退守白馬城孝一謂慶業曰以將軍之勇閉壁據險不能出一卒與虜戰西北何恃強請爲將軍戰立奇功慶業壯而許之適清主遣勇將驅其俘掠還孝一率輕騎追至鴨綠江破之斬其將以俘返丁丑林慶業入椵島令孝一別襲水寨孝一擊鼓大呼徐進島將沈之祥聞鼓聲大驚急引船走遇孝一於中洋孝一從船上揖曰趣去虜兵且至之祥亦揖而去孝一素與宣川東禮亮龍川安克誠友善

關西素稱三傑也關西重義氣尚然諾有燕趙風自
經丁卯丙子之亂常憤悒思爲天下一灑而孝一禮
亮克誠其尤也於是孝一浮海入　明禮亮與兄忠
亮及克誠居爲後圖也忠亮字汝恕延安人也高麗
大匡伯孝全之後高祖慎軾爲學教授壬辰之
宣廟西狩慎軾上謁路左扈　駕至義州拜府教授
駕還京師　命隨之　上親書孝子卓慎軾里刻石
旌之文秀南以文行著丁卯清兵猝至宣川府使奇
協入保凌漢山城忠亮家在海曲不及入城虜已滿
宣郭間入擾蜵島旁通稅島爲聲援毛文龍曰深河

之役稔聞車氏節義令乃見之忠亮從兄載重等族
弟敬亮並從金應河戰死故文龍云然丙子春忠亮
從林慶業守釰山城丁丑虜數千入屯清江忠亮與
賊深入而莫之遏執任其罪惟有一死戰耳應騫許
之忠亮遂與義兵將智得男田禮祿等擊之奪其俘
及購成慨然謂禮亮曰我國素尚忠義吾家世守名
節不可屈膝於虜兒　萬曆再造之恩寧可忘耶報
恩湔恥吾兄弟職也禮亮字汝明常謂建奴梗夏而
鄰我必螫我而自張乃選鄉黨宗族之健者講孫吳

之兵法習騎射丁卯之亂禮亮謂其徒曰虜若遂有此地吾當泛海南趨不爲腥羶汚也挈家入蝶島時我人被俘者導虜殺掠禮亮捕送體府戮之丙子率所募義士八身彌島設柵與椵島揔兵沈世魁爲輔車勢禮亮張兵擊鼓以致敵虜果至禮亮柵外戰多酣佯敗還賊追至柵外伏弩挾擊敗之麾下欲列功體府禮亮曰乘亂要功可乎亟裂其狀丁丑春聞上下城痛哭氣絶自號風泉子以見志嘗從林慶業入錦州具知遼東虛實形便而歸與其兄忠亮從弟元轍從子孟胤遍遊隣郡交結忠勇之士與崔孝一

安克誠特相善克誠字子誠順興人高麗文成公裕之後磊落有膽略乙丑登武科丁丑之亂與洪陽君李希健保龍骨城希健不能守乃赴體察府克誠與李榮先等入從至鐵甕城希健執手流涕而遣之曰公等義士然徒死不如歸耳克誠欲還保龍骨路梗不得達其父俊與二子克諧克謹從李立柵小爲浦克誠遂就之衆至數千與虜戰一日三捷毛文龍授立都督銀牌俊次之　朝廷論倡義功克諧拜直長克謹拜奉常克誠拜副正丙子以後克誠嘗扼腕不事家人生業交結英俊常從林慶業於錦州而還與

崔孝一等募數百人託以販商往来江漢間時人莫
之知笑曰崔安諸人自謂當世英豪乃反爲販商翁
耶孝一亦言於衆曰吾將學陶朱公適黃一皓爲義
州府尹林慶業以節度使鎮安州一皓知孝一客詐
資送之登州禮亮鬻田宅買舟克誠亦以米百斛助
之孝一乃至安州告慶業曰孝一將入中國勸之伐
瀋又得壯士入瀋與中國人陷虜者内外合勢則可
以報 皇恩雪 國恥然孝一無故浮海而去國人
必疑之願得罪於將軍藉口而絶人疑慶業亦大喜
乃以事杖孝一於軍中廢爲卒監烽火孝一遂大言
曰林將軍辱我至此何面目還鄉里見父老寧乘舟
浮海從田橫客耳已卯秋八月孝一將行托妻子於
禮亮家禮亮擊牛置酒知其事者皆来會撫劒悲歌
莫不噓唏流涕孝一謂禮亮曰當以蠟書報師期君
預探瀋陽事以待之禮亮曰瀋中有管貴君弟無誤
也孝一去數日管貴書来禮亮曰管貴無恙吾事諧
矣克誠亦潛備戰具市良弓寶劒以俟報孝一至登
州說水軍千摠陳洪範洪範不用去之寧遠說摠兵
吳三桂三桂因留孝一爲千摠清人攻錦州孝一迎
戰于松山虜圍之急孝一夜潰圍西馳收兵是時三

桂救錦州不利還寧遠方鍊兵馬欲襲瀋陽軍忽大
疫乃改師期而檄亮等事泄遂有張厚健之事厚健
本名厚騫清人譯厚健謗札翻音而訛厚騫安東人
高麗末徙居義州兄厚巡厚飛俱善騎射丁卯從府
尹李莞戰死厚健才八歲伏積屍間以免及長讀孫
吳兵法習騎射誓復兄讎丙子募義旅入白馬城亂
己厚健常恥南漢之媾孝一密謀內附厚健年雖少
亦與其議辛巳春瀋中忽騰言崔孝一率舟師來襲
虜偽爲孝一書媾漢俘爲諜至義州求孝一親族得
厚健而遺之自言其名曰楫故征倭摠督那玲從孫
家萊州平津縣父官北邑死於虜而不能報父聞崔
公高義幸獲謁於吳摠兵陳結爲父子事無大小皆
得與聞崔公方與南朝將張姓者領水軍襲瀋陽使
楫来報師期道爲虜所獲幸免而至此厚健大喜留
其人數日而送之虜素昧諺書乃以諺答曰舅氏之
得有此黃城主之力也同志人並備裝而待去年清
人執斥和金尚憲等去國中震駭願舅氏早成大事
活我生靈報我　國恥其人得書直走瀋陽清譯而
知之亟囚管貴羊舌可憐二悖氏及通官鄭命壽至
京急捕厚健書中人平安觀察使鄭太和義之使之

逃而乃命捕焉與事者族黨皆逃忠亮毅然語曰事
成天下之幸也不成則死固其所也且主事者我也
不就禍必及國與其子孟胤並就執或勸克諴曰盍
免諸克諴亦曰起事之日吾已決死今何可苟免至
京師禁府官囚之鞫囚獄忠亮大言曰我輩豈亂逆
耶胡虜之此禁府官移之西獄清使立促其讞領議
政李聖求吏曹判書南以雄爭之不得左議政申景
禛倚違其間卒以大辟上欲以重貨贖不得清使
出館門外踞床坐聖求百官序立路左右引忠亮
等至命壽徧喝曰有負清朝者視此百官皆戰慄無
人色忠亮厲聲罵命壽曰如論負國者汝當首斬命
壽亦掩面顧他忠亮與一錯克諴厚健孟胤等並被
殺是日大風晝晦國人莫不流涕清使挾刑官返至
義州殺禮亮族黨車元轍白大豪白元仁黃大中黃
後晟崔言張超韓仕雄等凡十九人元轍字善長一
名仁亮禮亮從父弟也自幼聰穎通百家書丙子後
慨然自靖不事舉子業講兵書習弓馬及崔孝一事
詬崔車安之族並繫義州獄元轍與焉十一月晦清
使還至義州與府尹李敏樹出城西盡殺繫獄者哀
車氏盡殺佯疑問元轍曰若非姓元名轍乎厚健書

無元姓者元轍大呼曰我姓車名元轍丈夫死耳豈
變姓而偷活乎遂被殺觀者莫不壯之清使歸瀋陽
驗問貴磔殺之禮亮方在錦州軍中　朝廷卽令鄭
太和文移領兵將柳廷益與監軍虜將莊殺之孝一
出師聞禮亮之死知事不就痛哭欲自死三桂辟之
曰事成歸報友未晚也孝一蹶然起曰公言是也乃
復治兵事是時流賊四起中原潰亂三桂意在內救
未暇北征孝一失意鬱悒釋兵家居然歸附者衆常
以精銳數百自隨未嘗一日忘瀋陽甲申三月李自
成入大同　天子召三桂入衛三桂與孝一俱至山

海關聞北京陷　天子殉社稷乃止不行自成引軍
擊三桂適清至關外三桂遂求救於清孝一力陳不
可三桂不聽迎清兵入夏四月清睿親王多爾袞引
兵入關三桂降合擊自成大破之清乘勝擾京師受
朝賀武英殿令天下薙髮孝一獨不朝賀不薙髮詰
毅宗烈皇帝陵壹夜哭臨七日不食死實五月十九日
乙巳也三桂叛而篡之義州入补士命從　世子入
關見其事歸言之甚詳

肅廟癸巳以平安道觀察使閔鎭遠言逐　贈孝一戶
曹參判禮亮克誠並兵曹參議忠亮軍資監正元轍

掌樂院正孟胤禮寘寺正

英宗丙子諭祭孝一　賜孝一傳名曰樹烈千秋葳之史閣

正宗丙辰加　贈禮亮克誠兵曹參判忠亮元轍孟胤厚健兵曹參議一皓及七義士並享義州顯忠祠

賜孝一謚忠壯加　贈兵曹判書　親製祭文　賜孝一祭並祭六義士諸義士俱有後孟胤獨無子克誠死時二子尚幼尚志年省十餘鄭太和以蒙弱不足慮力曉命壽貰其死鞫營歲餘遣還兄克諧弟克謹並繫義州獄放之江界改歲而釋

崔將軍歌　羅浚

昔余登臨統軍亭滿目胡山遼東野今余又讀將軍傳擊壺悲歌淚如瀉借問淚瀉緣何事所懷伊人西塞豪伊人奮起楯裨行手杷龍泉事幹鞬鞍峴初破适賊膽　王師乘勝血洗箭東江又梟佽亂軍毛帥怒髮眼如電時值

崇禎九年春蚺蛇東搶如蝟毛將軍少試風雲略疊鼓進破數千艘小視鰈域莫我容勁翮倏起浮海志蒼茫溟渤萬里深一帆遥向青州地服事揔戎吳三桂意無白頭溟崔嵬松山屢奏戰捷功錦州將佽干城

才孰謂皓天一反覆闖賊雲集　天王宮元帥當日
誤爲訐乞師豺虎向關中紛紛鱗介易冠裳禮樂一
時盡化戎東走未雪填海宽西來猶劫向日忠回者
宇宙一死輕棄屍　懷陵道樹傍嗚呼此意不可忘
志士千秋增感傷我歌相和子規血再拜咩呼秋旻
蒼亦願人間萬口誦永作華夷大禮防

樹烈千秋傳卷之二終

崔生世楗補刊其先祖忠壯公樹烈千秋傳以我先
君子曾爲公謚狀徵余一言而識其後惟公精忠苦
節何待更贊然余於公之事嘗有所悲惋而不能已
者宋李忠襄公顯忠崎嶇於西夏女真之間家屬二
百口悉爲完顏所害而卒乃歷萬死脫身歸宋屢建
奇功走兀术挫金主亮復淮西州郡雖爲邵宏淵沮
擾不能平定中原盡如其志而所樹立俊偉卓絶孝
宗繪像於閣下官以太尉而授之節鉞至今照耀人
耳目而公則泛海之初立管貴而卽有虜差來屠全

家之禍至登州說都督陳洪範以伐虜之策而洪範
不能用遂投吳三桂三桂開關納虜而降于虜事終
大謬嗟呼公之歸　明之志同於忠襄之歸宋其家
族之爲虜所戮亦與忠襄同也而不能立尺寸之功
以自見且甲申煤山之變太監王承恩自縊於　帝
傍弘光即祚建旌忠祠以祀北都殉節諸臣於承恩
則曰正祀內臣一人而賜謚忠愍清人亦憐其忠附
葬於　攢宮之側而竪碑焉遺老如顧亭林過其墓
賦詩而哀之傳于史策人無有不知者而公則不食
而死痿骨

先皇陵下與王太監同也而當三桂收葬之時不表識
其塋域不傳道其姓名我　國亦因扈從入東歸者
畧有所傳聞而已至今二百餘年其馬鬣之封尚在
於荒原蓬科之中者未可知已何其不幸也李太尉
宋朝之世臣也王太監
烈皇之近侍也爲國家立節固其宜矣若公者不過海
外之一武士耳滅胡之謀殉　陵之忠雖不爲此人
孰議之乃一心　皇朝百折不回赴義如渴視死如
歸是可謂無所爲而爲者也益公事行之懿高出於
二人而名聲之彰反遜於二人生不得如忠襄之逐

其志死不得與忠愍而比其跡使中州人士漠然不知東國有崔義士斯尤其不幸之大者千秋志士之恨庸有既乎噫公英靈毅魄陪扈
先皇左右陟降於昭于天凡人世得失顯晦是區區者豈足較挈也哉雖然無往不復無微不顯亦理也若異日真主統御華夏此傳流布家至而人見之則公秋霜烈日之志節始可以白於天下同盟起兵事洩被禍之諸人亦當因是而垂名於無窮我
列聖褒揚之盛益有光焉而東國舍生皆與有榮矣然則數卷殘編顧不重於九鼎大呂歟河清之期余日

望之

重刊跋

嗚呼今去崇禎二百三十有餘年矣春秋尊攘之義其不寢遠而寢微乎然則不可不講之也當時義士如崔忠壯公哭死
皇陵義聲動天下而斷簡所寄零瑣殘缺其不愈久而愈泯乎然則不可不修之也不講不明不修不傳不明不傳後世將何觀焉此樹烈千秋傳所以重鋟也樹烈千秋傳者崔公之傳

帶方尹定鉉撰

也而著公本末者甚詳
英廟嘗覽而嘉之特命其名以此　聖人之嚴於褒
王而篤於奬節也於乎至矣往在癸卯公之後孫
都正重湜採摭公私載籍以是傳爲幹而附以
列廟褒揚之蹟諸家叙述之文裒成一卷後六年己
酉又得公所爲結義誓文祭海神文及其他放失
者足成一卷於是乎公之著跡悠亘會通而廢乎
大備矣然是役也始焉草率終又不得梳洗其考
據有不精序次有不倫願其勢然耳讀者猶病之
都正息將改諸而遽坳不逐也今其胤子世棍踵

其事劬工而重修之缺者補之訛者正之以付剞
劂將以壽其傳此成書之顛末也夫事有難易文
有踈密矧於前者其難可敬申於後者其密可悅
余觀崔君兩世所敬且悅者如此其可謂修其所
修者者也既修其所修者矣不有因此而益講者
乎然則是傳之有無於世教也尤何如哉崔君以
余爲忠烈公之後也徵余言忠烈公之於公死生
以之矣余安得不言姑識其成書之顛末于下方
云爾

檜山黃浩民謹跋

丁卯殉義錄附

公諱好智故黃州牧使南赫七代宗孫忠壯公孝一從叔也少以善射登武科官守門將

宣廟壬辰錄扈　聖勳甲子适變指畫孝一勤　王鞍峴其子守儉亦有世傳之風與從弟孝一慷慨有大志喜讀春秋不跅弓馬蔭仕軍資監祭奉時邊警迫在朝暮與邑中俊髦張世豪文尚禮獨孤立等講論邊事慨然裒歎矣丁卯之變好智年七十餘撫劒悲歎曰丈夫雖老當此　國憂安可坐死父子入城請府尹曰敵王所憤願助一臂之力尹壯而許之於是父子登埤勤飭守堞矣城陷之夕走登鍾峴射殺賊無數先中流丸而死守儉不勝悲憤短兵接又殺數十賊身被數創竟死之後幾年府尹李公莞建祠龜巖時並享于壇位

辛未樹勳錄附

贈戶曹參判永祚忠壯公之六代宗孫也氣岌赳赳頗有先代之風矣當辛未土賊之變募得民兵千餘率入白馬城與中軍金宅晦都營將張胤祚定策守備府尹趙公興鎭壯之特差左營將軍威嚴肅城已固矣賊鋒來止城南退軍敗走入定州城公謂張時

說曰子亦忠義家人也當此國憂應募出戰可也相與請於尹得百石米資軍糧以倡義將赴定州是時特命別軍職張洛賢召募諸義卽召募陣也俱是同義之裔合勢討賊破城先登殺獲數十賊納于大陣錄勳加資其子元謙以武科承蔭授初階職歷仕輸城察訪全州中軍上土僉使

贈兵曹參判信燁忠壯公之六代孫也自少時倜儻之志英傑之氣眞丈夫也聲如怒虎目如飛電令人悚慄而不事家業好習弓馬矣當辛未之變救活飢民而收得敢死卒數百先擒彌串鎭假將張漢維收復龍骨城長驅至定州與許沆金見臣各成其陣報其功卽授內禁衛將於陣中破城日與將卒乘勝衝突斬獲無數凱還長安觀瞻者滿街相顧曰眞將軍也　特除楚山府使及其死後與邑中軍功諸公並配於趙公與鎭所享鶴峰祠至丁巳

純祖上號時許沆金見臣崔致綸鄭來鴻俱　贈正卿而公與前縣監金思詰一時　判下而止於亞卿

七代孫述曾故縣監慶瀕之曾孫也

英廟朝慶瀕選忠義之孫承　教入侍　上曰氣骨豪健可謂得人而未第之前堂上可惜卽　授五衛將

仍　除僉使至癸未年以近京守令作窠擬入之意
下　教蒙恩鎮海爾謝下邑時　傳曰邑雖小有民
人焉百里赤子視若已子奉　教赴任治績最著慶
尚一道儒生李鳳進等呈箋壽司致仕後以親君死長
之義訓戒子孫矣當辛未之亂其孫信權謂其子述
曾曰汝之志氣足可出戰當此之時竭力圖報可也
述曾承父教出赴召募陣多有勳勞賊平後　錄加
資其弟達曾其時入守白馬城而討逆別試登武科
授初階職　除海州中軍

舊跋

嗚呼忠壯公之於黃州公爲八代孫而孱孫之於
忠壯公系亦爲八世偶然決科出入京鄉裒聚先
蹟冥冥之中有所默佑而然耶先以千秋傳及追
錄刊行于世以爲表揚先烈之萬一矣歲癸卯秋
黃忠烈公六代孫潤鍾自江都西遊踵余門而示
其先世遺蹟及諸義士列傳而惟我忠壯公實蹟
之諸公立傳居其強半焉余乃惕然起感盥手而
讀之立其傳者白鵝堂李公淸金公台壽柳公萬
昌羅公浚也又於尊周彙編中採摭本傳而載之

及其他祭未年瀋陽狀　啓辛酉大司憲李端夏
所稟與兩道請建院疏丁酉年繡衣金雲澤書
啓同年備局回　啓皆未及前編中備載者也自
知謏聞寡見不能博採廣搜有此遺珠漏梅之歎
可勝言哉安知此傳之外又有當時名碩之士各
以其所聞或傳或記藏之巾篋未及傳布者歟今
此烈傳既刊之後獲覩此篇故叙其次第付諸剞
劂併爲追刊則其在我後人豈不爲追慕之益劭
益彰者歟噫

崇禎二百二十二年己酉十一月不肖孫重湜謹記

重刊跋

夫樹風揭義昭示萬世莫大乎文獻而惟此樹烈
傳良史記實也
聖祖命名則我先祖偉忠大節固不敢更贅而永有
辭於天下者也在昔
純廟丙戌先君子始闡文科而騎郎馹召之　特恩
玉署正通之公議豈偶然也哉於是乎感　聖恩
之異數先靈之冥佑博采　國乘野言裒輯而成
一統鋤漁金公弁卷而有感曰此書天下烈蹟當
爲刊板於芸館廣布一世之意惓惓爲言而事巨

力綿竭財無方歲癸卯下鄉刊畢干帙分送于同
義諸家及本宗三派後於己酉又得漏文幾編追
付剞劂仍成兩卷上下簡編之錯誤勢固然也先
君每以是病焉而又不如金公之意深所慨恨矣
逮至甲寅先君下世星霜屢周手澤尚存嗚呼使
先祖之義蹟局於一方而先君之志又不能繼述
則不肖子無所逃罪爲是之懼去庚申春懷此書
上京謁于游觀金公及心庵趙公卽加詳訂而趙
公時相也且於呈文題判畧曰千秋傳之不可不
廣布八路卽揭倫綱輯事實教詔萬世之意也全
齋任先生序文有曰是書也當與天下共之可但
竢一國之瞻聆哉云爾則兩公之立言扶樹於斯
焉至矣盡矣洛下諸君子觀感商確卽謀鋟梓垂
三載而工告訖噫今去己酉十有四年于茲而此
編之成豈亦有待而然耶然於先君未卒之志重
有所感焉

崇禎二百三十五年壬戌正月日不肖孫世楫謹記

崇禎甲申後二百十九年壬戌二月日校書館重刊